



R

春秋左傳屬事卷之十三

吳郡後學傳遜纂并註評

齊

襄公滅紀

隱公元年八月紀人伐夷夷不告故不書

紀漢晉為劇縣舊有

紀亭後廢夷漢晉為莊武縣後廢俱在今青萊二府境

二年九月紀裂繻來逆女卿為君逆也冬紀子帛莒

子盟于密魯故也

裂繻紀大夫卿為君逆別於卿自逆也子帛裂繻字密今山東昌

邑縣有密城莒魯有怨紀侯既昏魯故使子帛盟莒為魯釋之

八年八月公及莒人盟于浮來以成紀好也

浮來今

莒州西。一名公來。一名浮丘。前盟密。為魯故。今公尋之。故曰成紀好。

桓公五年夏。齊侯鄭伯朝于紀。欲以襲之。紀人知之。

六年夏。會于成。紀來諮謀。齊難也。冬。紀侯來朝。請王

命以求成于齊。公告不能。齊欲滅紀。紀來謀之。因微弱不能自通于天子。欲囚

公以請王命。公無寵於王。故告不能。

十三年春。宋多責賂於鄭。鄭不堪命。故以紀魯及齊

與宋衛燕戰。責賂。以立突也。以左右之也。計其鄭魯公與國。

十七年春。盟于黃平。齊紀也。外黃縣今

莊公三年秋。紀季以鄆入于齊。紀於是乎始判。冬。公

次于滑。將會鄭伯謀紀故也。鄭伯辭以難。凡師一宿

為舍。再宿為信。過信為次。季。紀侯弟。鄆。莒邑。今山東臨淄縣東。舊有鄆亭。以

之入齊為附庸。使先祀不廢。判分為二。難。厲公在櫟故。滑。鄭邑。今河南睢州西北。舊有滑亭。凡師。日行

三十里。則宿為一舍。二之稱。信。過二稱次。

四年。紀侯不能下齊。以與紀季。夏。紀侯大去其國。

違齊難也。紀侯不能屈服事齊。盡以國與紀季而去。不復返。故曰大違。避也。

襄公之弒

桓公十八年春。公會齊侯于濼。遂及文姜如齊。齊侯

通焉。公謫之。使公子彭生乘公。公薨于車。魯人告

于齊。齊人殺彭生。濼。齊地。水。謫。譴也。上車曰乘。彭生多力。拉公幹而殺之。詳見文

姜之亂

莊公八年 齊侯使連稱管至父戍葵丘瓜時而往
曰及瓜而代期戍公問不至請代弗許故謀作亂僖
公之母弟曰夷仲年生公孫無知有寵於僖公衣服
禮秩如適襄公絀之二人因之以作亂連稱有從妹
在公宮無寵使閒公曰捷吾以女爲夫人冬十二月
齊侯游於姑棼遂田于貝丘見大豕從者曰公子彭
生也公怒曰彭生敢見射之豕人立而啼公懼隊于
車傷足喪屨反誅屨於徒人費弗得鞭之見血走出
遇賊于門劫而束之費曰我奚御哉袒而示之背信
之費請先入伏公而出鬪死于門中石之紛如死于

階下遂入殺孟陽于牀曰非君也不類見公之足

戶下遂弑之而立無知初襄公立無常鮑叔牙曰君

使民慢亂將作矣奉公子小白出奔莒亂作管夷吾

召忽奉公子糾來奔連稱管至父皆齊大夫戍守也

時瓜熟時問命也如適如太子二人連管也閒伺公

閒隙捷爲夫人宣無知之言姑棼貝丘皆齊地今

山東博興樂安二縣南舊有貝中聚田獵也彭生死

而爲妖公見大豕從者皆見彭生誅責也徒人費小

臣示之背見鞭而怨公先入詐欲助賊也石之紛如

孟陽亦小臣紛如與費闕賊而死陽代公死無常政

令無常叔牙小白傅夷吾召忽糾初公孫無知虐于

雍廩雍廩齊大夫

九年春雍廩殺無知公及齊大夫盟于斂齊無君也

春秋左傳卷之三十一 齊紀八

夏公伐齊。納子糾。桓公自莒先入。秋師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公喪戎路。傳乘而歸。秦子梁子以公旗辟于下道。是以皆止。有莒魯地。今山東沂州境。舊傳乘。乘他車。秦梁二子。公御右也。以公旗避。誤齊師。使公得逸。止獲也。餘見桓公之伯。

十年春。齊師伐我。公將戰。曹劌請見其鄉人曰肉食者謀之。又何閒焉。劌曰。肉食者鄙。未能遠謀。乃入見。問何以戰。公曰。衣食所安。弗敢專也。必以分人。對曰。小惠未徧。民弗從也。公曰。犧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對曰。小信未孚。神弗福也。公曰。小人之獄。雖不能察。必以情。對曰。忠之屬也。可以一戰。戰則請從。公與

之乘戰于長勺。公將鼓之。劌曰。未可。齊人三鼓。劌曰。可矣。齊師敗績。公將馳之。劌曰。未可。下視其轍登軾而望之。曰。可矣。遂逐齊師。既克。公問其故。對曰。夫戰。勇氣也。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夫大國難測也。懼有伏焉。吾視其轍亂。望其旗靡。故逐之。曹劌。魯士。肉食。在位者。間猶與也。衣食為小惠。不過左右。故未徧。信誠也。每事不敢欺。神然德不足。以致享。而徒以品物為敬。故曰小信。以情必盡已情。此以誠心體民。故曰忠。乘同車也。長勺。魯地。有伏。恐詐奔。轍亂。旗靡。怖遽。真敗矣。

桓公五子爭立

僖公二年秋。齊寺人貂始漏師于多魚。寺人。內奄官。齊桓多嬖寵。

春秋左傳卷之三十三 僖公二年 齊師伐我 桓公五年 齊師伐我 桓公五年 齊師伐我

春秋左傳卷之二十一 齊侯之夫人三 王姬徐嬴蔡姬皆無子齊

十七年 齊侯之夫人三 王姬徐嬴蔡姬皆無子齊

侯好內多內寵內嬖如夫人者六人長衛姬生武孟

少衛姬生惠公鄭姬生孝公葛嬴生昭公密姬生懿

公宋華子生公子雍公與管仲屬孝公於宋襄公以

為犬子雍巫有寵於衛共姬因寺人貂以薦羞於公

亦有寵公許之立武孟管仲卒五公子皆求立冬十

月乙亥齊桓公卒易牙入與寺人貂因內寵以殺羣

吏而立公子無虧孝公奔宋十二月乙亥赴辛巳夜

殯武孟公子無虧字惠公名元孝公名昭昭公名潘

為長衛姬請立武孟內寵內官之有權寵者桓公死至殯凡六十七日桓以已國立已子不能以義自定而屬之宋既以孝公屬之宋而又許易牙立武孟是驅之使亂矣君臣皆英物也而若是國數世後定更不復振也宜哉

十八年春宋襄公以諸侯伐齊三月齊人殺無虧

以說齊人將立孝公不勝四公子之徒遂與宋人戰

夏五月宋敗齊師于廩立孝公而還秋八月葬齊桓

公

二十五年冬衛人平莒于我十二月盟于洮

二十六年春王正月公會莒茲平公甯莊子盟于向

尋洮之盟也齊師侵我西鄙討是二盟也夏齊孝公

齊孝公

伐我北鄙。衛人伐齊。洮之盟故也。公使展喜犒師。使受命于展禽。齊侯未入竟。展喜從之。曰：寡君聞君親舉玉趾，將辱于敝邑，使下臣犒執事。齊侯曰：魯人恐乎？對曰：小人恐矣，君子則否。齊侯曰：室如縣罄，野無青草，何恃而不恐？對曰：恃先王之命。昔周公大股肱周室，夾輔成王，成王勞之，而賜之盟。曰：世世子孫無相害也。載在盟府，大師職之。桓公是以糾合諸侯而謀其不協，彌縫其闕，而匡救其災，昭舊職也。及君即位，諸侯之望曰：其率桓之功。我敝邑用不敢保聚。曰：豈其嗣世九年，而弃命廢職，其若先君何？君必不

然恃此以不恐。齊侯乃還。

向。莒地。茲平。莒君之號。莊子。衛大夫。名速。齊惡。

親衛。故再來討。而衛亦為魯伐齊。犒師。勞齊師也。命詞。命禽。柳下惠也。名獲。罄。罄同。如罄之懸。無一物。又野無青草。旱甚也。載。載書也。職。主也。大師。兼正司盟之官。用此盟。保守。聚。聚眾也。公使受詞。知惠之賢矣。而竟不東門襄仲。臧文仲。如楚乞師。冬。公以楚師伐齊。取穀。凡師能左右之。曰以實。桓公子雍於穀。易牙奉之。以為魯援。楚申公叔侯。成之。桓公之子七人。為七大夫於楚。
左右。指揮之也。雍與孝公爭立。故使居穀。以偪之。孝公不能撫公族。

二十七年夏，齊孝公卒，有齊愆，不廢喪，已禮也。

孝公弟昭

公立。喪紀。弔贈之數。史記云。孝公弟潘。因衛公子開方。殺孝公子而立。

春秋左傳卷之十三

文公十四年 子叔姬妃齊昭公。生舍。叔姬無寵。舍無威。公子商人驟施於國。而多聚士。盡其家貸於公。有司以繼之。夏五月。昭公卒。舍即位。秋七月乙卯夜。齊商人弑舍而讓元。元曰。爾求之矣。我能事爾。爾不可使多蓄憾。將免我乎。爾為之。叔姬。魯女。妃。配同。驟。急數也。貸。以繼。施之。周也。元。商人。兄。故讓之。元言商人懷篡志。已久。不得國。其怨必蓄。將復殺我。故使為之。齊人定懿公。使來告難。故書以九月。齊公子元不順懿公之為政也。終不曰公。曰夫已氏襄仲使告于王。請以王寵求昭姬于齊。曰殺其子焉。用其母。請受而罪之。冬。單伯如齊。請子叔姬。齊人執之。又執子叔姬。齊人不服。

懿公。三月而後位定。故以九月書于經。元惡之。惟稱為某甲而已。昭姬。即子叔姬也。齊人恨魯。以王命臨已。故執王使與姬。以辱魯。

十五年春。季文子如晉。為單伯與子叔姬故也。○夏。曹伯來朝。○六月。齊人許單伯請。而赦之。使來致命。書曰。單伯至自齊。貴之也。齊畏晉。亦以父拒王命。故因魯請。許之。單伯雖見執。

而本王臣。銜王命。故仍貴之。冬十一月。齊人來歸子叔姬。王故也。

齊侯侵我西鄙。遂伐曹。入其郭。討其來朝也。季文子曰。齊侯其不免乎。已則無禮。而討於有禮者。曰。女何故行禮。禮以順天。天之道也。已則反天。而又以討人。難以免矣。詩曰。胡不相畏。不畏于天。君子之不虐。

幼賤畏于天也。在周頌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不畏于天，將何能保？以亂取國，奉禮以守，猶懼不終，多行

無禮，弗能在矣。齊人禮遣叔姬歸以謝罪於王，無禮謂其執王使而數虐魯，詩小雅言君

臣上下何不相畏，是不畏天也。又言人君能畏天威，於是保福祿，今齊反之，其亡速矣。

十六年春，王正月，及齊平。公有疾，使季文子會齊侯

于陽穀，請盟。齊侯不肯，曰：「請俟君。」夏五月，公使襄

仲納賂于齊侯，故盟于鄆丘。開疾瘳也，尚欲伐魯，故托辭以拒。既得賂而盟。

鄆丘，齊地。今河南直隸，潁州有鄆丘，疑遠。

十七年夏四月，齊侯伐我北鄙。襄仲請盟。六月，盟于

穀。冬，襄仲如齊，拜穀之盟。復曰：「臣聞齊人將食魯之

麥，以臣觀之，將不能。齊君之語偷，臧文仲有言曰：「民

主偷必死。」穀在魯，今山東東阿縣境，有穀城。齊既以賂盟魯，而復伐之，既再盟，又欲食魯麥，襄

仲又以其言必其將死，偷苟且也。

十八年春，齊侯戒師期而有疾。醫曰：「不及秋將死。」公

聞之，卜曰：「尚無及期。」惠伯令龜，卜楚丘占之曰：「齊侯

不及期，非疾也。君亦不聞，令龜有咎。」二月丁丑，公薨。

齊懿公之為公子也，與邴歆之父爭田，弗勝。及即位，

乃掘而刑之，而使歆僕，納閭職之妻，而使職駮乘。夏

五月，公游于申池，二人浴于池。歆以扑扶職，怒。歆

曰：「人奪女妻而不怒，一扶女庸何傷？」職曰：「與刑其父

而弗能病者何如乃謀弑懿公納諸竹中歸舍爵而行齊人立公子元秋襄仲莊叔如齊惠公立故戒期以伐

魯公聞其有疾故卜之欲其先師期死尚庶幾也令龜以卜事告龜楚丘曾卜大夫言兆見齊侯先期當以惡終君又先齊侯薨令龜者亦有凶兆懿公怨歡父時已死乃斷其尸足僕御駭乘陪乘也申池臨淄城西申門之水扎箬也扶擊也歡閭相感激激兩以所恨相發而弑君歸齊飲酒訖置爵乃去言齊人惡懿公二人無所畏皆如楚丘卜惠公前辭今卒得國

靈公滅萊

襄公二年春齊侯伐萊萊人使正輿子賂風沙衛以索馬牛皆百疋齊師乃還君子是以知齊靈公之為

靈也萊小國今山東黃縣有萊城萊州皆其地風沙衛齊寺人索簡擇好者謚法亂而不損曰靈

言謚應其行夏齊姜薨齊侯使諸姜宗婦來送葬召萊子

萊子不會故晏弱城東陽以偪之宗婦同姓大夫之婦婦人越疆送葬

非禮晏弱齊大夫東陽齊邊邑近萊

六年十一月齊侯滅萊萊恃謀也於鄭子國之來聘也四月晏弱城東陽而遂圍萊甲寅堙之環城傅于

堞及杞桓公卒之月乙未王湫帥師及正輿子棠人軍齊師齊師大敗之丁未入萊萊共公浮柔奔棠正

輿子王湫奔莒莒人殺之四月陳無宇獻萊宗器于襄宮晏弱圍棠十一月丙辰而滅之遷萊于郕高厚

崔杼定其田謀謂賂風沙衛子國聘在五年二月晏弱城東陽至四月復托治城遂圍萊堙

春秋左傳卷之三十三
土山以環其城而附之。堞堞。女牆。祀桓卒。在此年三月。王秋。故齊人奔萊。事見下。崔慶之亂。正。與子萊大夫棠。萊邑。今即墨縣舊有棠鄉。三人帥別邑兵來解圍而大敗。浮柔。萊共公名。無字。桓子。陳完玄孫。襄宮。齊襄公之廟。遷萊。遷其宗氏。鄭國名。定。定其疆。

崔慶之亂

宣公十年夏。齊惠公卒。崔杼有寵於惠公。高國畏其偏也。公卒而逐之。奔衛。書曰。崔氏非其罪也。且告以族。不以名。凡諸侯之大夫。違告於諸侯曰。某氏之守臣某。失守宗廟。敢告。所有王帛之使者。則告。不然。則否。惠公卒。子頊公無野立。高國。齊二正卿。典策之法。告者皆當書以名。此齊以族告。故因之。違。奔。放也。上某氏。姓。下某名。王帛之使。謂聘問也。情好相通。則告而書之。聘好不通。即不告。杼。此年奔衛。至襄公

二十五年弑莊公。相距五十一年。又二年而自縊。然奔衛前已有寵於惠公。計其年亦不甚少矣。五十年後而繼娶東郭姜。生明。可立後。則又未耄也。以年歲考之。皆可疑。況又記奔而無復。於成十七年。以杼為大夫。前高國畏其偏而逐之。後以何故而得復也。何復而即用之乎。不應踈畧如此。竊恐奔衛者。非杼也。經文書氏不名。此疑宜闕。馬。而傳蓋曲為之解也。

成公十七年。齊慶克通於聲孟子。與婦人蒙衣乘

輦而入於閔。鮑牽見之。以告國武子。武子召慶克而謂之。慶克久不出。而告夫人曰。國子謫我。夫人怒。國子相靈公以會。高鮑處守。及還。將至。閉門而索客。孟子訴之曰。高鮑將不納君。而立公子角。國子知之。秋七月壬寅。剛鮑牽而逐高無咎。無咎奔莒。高弱以盧

叛齊人來召鮑國而立之初鮑國去鮑氏而來為施
 孝叔臣施氏卜宰匡句須吉施氏之宰有百室之邑
 與匡句須邑使為宰以讓鮑國而致邑焉施孝叔曰
 子實吉對曰能與忠良吉孰大焉鮑國相施氏忠故
 齊人取以為鮑氏後仲尼曰鮑莊子之知不如葵葵
 猶能衛其足慶克慶封父聲孟子靈公母夫人蒙衣亦婦人服與婦人相冒閔巷門鮑牽叔
 牙曾孫克以醜跡露慚不出謫譴也會伐鄭索客
 蒐姦人也角靈公弟弱無咎子盧高氏邑今山東
 長清縣有盧城國牽之弟文子臣家臣卜宰將立家
 宰而卜之匡句須亦施氏臣其宰舊有百室以為之
 祿匡句須以宰讓國不受其邑葵傾葉向冬齊侯使
 日以蔽其根不如葵譏其不能以智自衛
 崔杼為大夫使慶克佐之帥師圍盧國佐從諸侯圍

鄭以難請而歸遂如盧師殺慶克以穀叛齊侯與之

盟于徐關而復之十二月盧降使國勝告難於晉待

命于清圍盧討高弱也佐惡克淫亂故以難請歸而

而復其位至盧降又使其子勝于晉羈

之清邑以孤弱之清今屬肥城縣

十八年春齊為慶氏之難故甲申晦齊侯使士華免

以戈殺國佐於內宮之朝師逃於夫人之宮書曰齊

殺其大夫國佐奔命專殺以穀叛故也使清人殺國

勝國弱來奔王湫奔萊慶封為大夫慶佐為司寇既

齊侯反國弱使嗣國氏禮也華免齊士官慮佐為變

變忽起侍從之師不知謀者逃入于夫人之宮又并

殺勝湫佐黨封佐皆慶克子既而以勝弟弱嗣國氏

○慶克淫亂被殺。非過也。乃立其二子。國子以忠忿殺人。罪宜可議。而并及其子。齊之用刑頗矣。官召後與亂也。

襄公十年春。會于柎。會吳子壽夢也。三月癸丑。齊高

厚相犬子光。以先會諸侯于鍾離。不敬。士莊子曰。高

子相犬子以會諸侯。將社稷是衛。而皆不敬。弃社稷

也。其將不免乎。相鍾離。皆楚地。今鳳陽府有鍾離城。壽夢。吳子。乘未至。故光先與東諸

侯會。士莊子。晉大夫。不免。不免於禍。

十七年冬。齊晏桓子卒。晏嬰麤縗。斬苴。經帶杖。菅屨。

食鬻。居倚廬。寢苫枕草。其老曰。非大夫之禮也。曰。唯

卿為大夫。桓子名弱。晏嬰父。麤。三升布。縗在冑前。斬不緝之也。苴。麻之有子者。取其麤。在腰在

首。皆曰。經。帶。絞。帶。皆苴為之。杖。竹枝。管。屨。草屨。鬻。鬻。朝。一。溢。米。夕。一。溢。米。用木為廬。在中門外。倚東墻。北

戶。苫。編。葉也。此禮與士喪禮畧同。惟枕草。枕由異耳。一云。夏。枕。由。冬。枕。草。此初喪為然。既虞。每殺禮。父母

之喪。自天子達於公。卿。大夫。與士。無異。時禮制廢。士及大夫。縗。服不同。晏子為大夫。而行士禮。故家臣不

解。譏之。晏子惡直。已以斥。時失。孫詞以自解。

十八年冬十月。會于魯濟。同伐齊。齊侯禦諸平陰。

會諸侯。詳見晉平公會。楚康公爭伯。

十九年。齊侯娶於魯。曰顏懿姬。無子。其姪駿聲姬

生光。以為犬子。諸子仲子。戎子。戎子嬖。仲子生牙。屬

諸戎子。戎子請以為犬子。許之。仲子曰。不可。廢常不

祥。閒諸侯難。光之立也。列於諸侯矣。今無故而廢之。

齊侯難。光之立也。列於諸侯矣。今無故而廢之。

是專黜諸侯而以難犯不祥也。君必悔之。公曰：在我而已。遂東。犬子光使高厚傅牙，以為犬子。夙沙衛為

少傅。齊侯疾，崔杼微逆光，疾病而立之。光殺戎子，尸諸朝，非禮也。婦人無刑，雖有刑不在朝市。夏五月壬

辰晦，齊靈公卒，莊公即位。執公子牙於句瀆之丘，以夙沙衛易已。衛奔高唐，以叛。顏融皆二姬母姓，因以

內官號戎子戎女仲子宋女皆子姓屬托也許齊侯許常嫡庶常分難事難成也謂光列於諸侯之會尊

同諸侯矣東廢而徒之東鄙微密也疾病公疾甚也無刑無黜刑之刑雖犯罪刑不暴其尸莊公光也謂

衛教公易已高唐齊邑今山東高唐州○父未秋

八月，齊崔杼殺高厚於灑藍，而兼其室，書曰：齊殺其大夫，從君於昏也。灑藍齊地厚從公廢長立幼 齊慶

封圍高唐，弗克。冬十一月，齊侯圍之，見衛在城上，號之，乃下，問守備焉，以無備告，揖之，乃登。聞師將傅食，高唐人殖綽工倮會夜，緹納師，醢衛於軍。齊侯以衛

且以情告故揖而禮焉欲生之衛志於戰死故不順而登城聞齊師將附城故食高唐人使共守殖綽工

食故不及禦二子緹納齊師獲衛而醢之 二十一年春，齊侯使慶佐為大夫，復討公子牙之黨，執公子買於句瀆之丘，公子鉏來奔，叔孫還奔燕。慶

崔杼黨買鉏還皆齊公族莊公 秋，欒盈出奔楚。○秋欒盈出奔楚 冬，會于商任，錮欒氏也。齊侯衛侯不敬，叔向曰：二君

者必不免。會朝禮之經也。禮政之興也。政身之守也。急禮失政。失政不立。是以亂也。知起中行喜。州綽邢

蒯出奔齊。皆欒氏之黨也。齊莊公朝。指殖綽郭最

曰。是寡人之雄也。州綽曰。君以為雄。誰敢不雄。然臣

不敏。平陰之役。先二子鳴。莊公為勇爵。殖綽郭最欲

與焉。州綽曰。東閭之役。臣左驂迫還於門中。識其枚

數。其可以與於此乎。公曰。子為晉君也。對曰。臣為隸

新。然二子者。譬於禽獸。臣食其肉而寢處其皮矣。盈奔

晉逐之也。錮使諸侯不得受。餘見晉卿族廢興。經大

經也。輿喻其行守言其安。知起等四子。晉大夫。前晉

伐齊及平陰。州綽獲殖綽郭最。故自比於鷄鬪。勝而

先鳴。勇爵設爵位以命勇士。一云爵飲酒器。設此以

勸勇士。隸新。臣齊曰。淺也。食肉

寢皮。喻已能得而恣用之也。

二十二年秋。欒盈自楚適齊。晏平仲言於齊侯曰。商

任之會。受命於晉。今納欒氏。將安用之。小所以事大

信也。失信不立。君其圖之。弗聽。退告陳文子曰。君人

執信。臣人執共。忠信篤敬。上下同之。天之道也。君自

弃也。弗能久矣。冬。會于沙隨。復錮欒氏也。欒盈猶在

齊。晏子曰。禍將作矣。齊將伐晉。不可以不懼。晉知盈

復錮之。二十三年夏。晉將嫁女于吳。齊侯使析歸父媵之。以

藩載欒盈及其士。納諸曲沃。藩。車之有障蔽者。若使媵妾在其中。曲沃。晉邑。

欒氏所分掌餘見晉卿族廢興秋齊侯伐衛先驅穀榮御王孫揮召揚為右申驅成秩御莒恒申鮮虞之傅摯為右曹開御戎晏父戎為右貳廣上之登御邢公盧蒲癸為右啓牢成御襄罷師狼遽疏為右肱商子車御侯朝桓跳為右大殿商子游御夏之御寇崔如為右燭庸之越駟乘自衛將遂伐晉晏平仲曰君恃勇力以伐盟主若不濟國之福也不德而有功憂必及君崔杼諫曰不可臣聞之小國間大國之敗而毀焉必受其咎君其圖之弗聽陳文子見崔武子曰將如君何武子曰吾言於君君弗聽也以爲盟主而利其難羣臣若

急君於何有子姑止之文子退告其人曰崔子將死乎謂君甚而又過之不得其死過君以義猶自抑也況以惡乎齊侯遂伐晉取朝歌爲二隊入孟門登大行張武軍於熒庭戍郟邵封少水以報平陰之役乃還趙勝帥東陽之師以追之獲晏釐

申鮮虞之子曹開晏父戎爲公之御右爲中軍貳廣公副車左翼曰啓右翼曰肱大殿後軍駟乘四人共乘殿軍也此傳詳其陳名將帥見莊公任武勇廢舊臣文子陳完曾孫須無武子崔杼言有急不能顧君欲弒之以說晉文子言弒君之惡過於背盟主二隊分軍爲二部孟門晉隘道太行山在今山西絳縣東二十里張武軍謂築壘壁熒庭晉地郟晉邑取而守之封晉尸於少水以爲京觀趙勝趙旃之子東陽晉之山東今北直隸冬晉人克欒盈于曲沃

齊侯還自晉不入遂襲莒門于且于傷股而退明日將復戰期於壽舒杞殖華還載甲夜入且于之隧宿於莒郊明日先遇莒子於蒲侯氏莒子重賂之使無死曰請有盟華周對曰貪貨弃命亦君所惡也昏而受命日未中而弃之何以事君莒子親鼓之從而伐之獲杞梁莒人行成齊侯歸遇杞梁之妻於郊使吊之辭曰殖之有罪何辱命焉若免於罪猶有先人之敝廬在下妾不得與郊弔齊侯弔諸其室得雋曰克且于莒邑壽舒莒地杞殖華還齊大夫殖一名梁還一名周陰狹路蒲侯氏近莒邑有盟以盟要二子無死戰莒以小勝大故懼而行成梁戰死妻迎喪齊侯遇而弔之妻以行弔於野非禮故從而弔於其室

二十四年春孟孝伯侵齊晉故也夏齊侯既伐晉而懼將欲見楚子楚子使遠啓疆如齊聘且請期齊社蒐軍實使客觀之陳文子曰齊將有寇吾聞之兵不戢必取其族秋齊侯聞將有晉師使陳無字從遠啓疆如楚辭且乞師崔杼帥師送之遂伐莒侵介根會于夷儀將以伐齊水不克冬楚子伐鄭以救齊門于東門次于棘澤諸侯還救鄭楚子自棘澤還使遠啓疆帥師送陳無字期會期客謂啓疆戢藏也族類也取其族還自害也晉師夷儀之師辭辭有晉師未能會介根莒邑今為山東膠州有介根城齊既與莒平復侵伐之見無信也晉伐齊以報前伐而阻於水復以楚伐鄭還救之餘見齊晉平楚康爭伯楚君歸使臣送其使其交固也

人城郊

郊王城也。於是穀維鬪。毀王官。齊叛。晉欲求媚於天子。故為王城之。

二十五年春。齊崔杼帥師伐我北鄙。以報孝伯之師也。公患之。使告于晉。孟公綽曰。崔子將有大志。不在

病。我必速歸。何患焉。其來也不寇。使民不嚴。異於他

日。齊師徒歸。

孟公綽。魯大夫。大志。謂將弒君。不齊。棠

公之妻。東郭偃之姊也。

東郭偃。臣。崔武子。棠公死。偃

御武子以弔焉。見棠姜而美之。使偃取之。偃曰。男女

辨姓。今君出自丁。臣出自桓。不可。武子筮之。遇困三

三之大過。三三。史皆曰吉。示陳文子。文子曰。夫從風

風隕。妻不可娶也。且其繇曰。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

其宮。不見其妻。凶。困于石。往不濟也。據于蒺藜。所恃

傷也。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無所歸也。崔子曰。廢也

何害。先夫當之矣。遂取之。莊公通焉。驟如崔氏。以崔

子之冠賜人。侍者曰。不可。公曰。不為崔子。其無冠乎。

崔子因是。又以其閒伐晉也。曰。晉必將報。欲弒公以

說于晉。而不獲閒。公鞭侍人賈。舉而又近之。乃為崔

子閒公。夏五月。莒為且于之役。故莒子朝于齊。甲戌

饗諸北郭。崔子稱疾不視事。乙亥。公問崔子。遂從姜

氏。姜入于室。與崔子自側戶出。公拊楹而歌。侍人賈

舉止眾從者。而入閉門。甲興。公登臺而請。弗許。請盟

舉止眾從者。而入閉門。甲興。公登臺而請。弗許。請盟

舉止眾從者。而入閉門。甲興。公登臺而請。弗許。請盟

弗許。請自刃於廟。弗許。皆曰：君之臣杼疾病不能聽命，近於公宮。陪臣干楸，有淫者，不知二命。公踰墻，又射之，中股。反隊，遂弑之。賈舉、州綽、邴師、公孫敖封具鐸父、襄伊、僕堙，皆死。祝佗父祭於高唐，至復命，不說。弁而死於崔氏。申蒯侍漁者，退謂其宰曰：爾以帑免，我將死。其宰曰：免是反子之義也，與之皆死。崔氏殺穀蔑于平陰。晏子立於崔氏之門外，其人曰：死乎？曰：獨吾君也乎哉？吾死也。曰：行乎？曰：吾罪也乎哉？吾亡也。曰：歸乎？曰：君死安歸？君民者，豈以陵民？社稷是主，臣君者，豈爲其口實？社稷是養，故君爲社稷死，則死之；爲社稷亡，則亡之。若爲己死而爲己亡，非其私暱，誰敢任之？且人有君而弑之，吾馬得死之，而馬得亡之，將庸何歸？門啓而入，枕尸股而哭，興三踊而出。人謂崔子必殺之。崔子曰：民之望也，舍之得民。盧蒲癸奔晉。王何奔莒。叔孫宣伯之在齊也，叔孫還納其女於靈公。嬖生景公。丁丑，崔杼立而相之，慶封爲左相。盟國人於大宮。曰：所不與崔慶者。晏子仰天嘆曰：嬰所不唯忠於君，利社稷者，是與。有如此上帝，乃軟。辛巳，公與大夫及莒子盟。大史書曰：崔杼弑其君。崔子殺之。其弟嗣書而死者二人，其弟又書，乃舍之。南史氏

聞犬史盡死執簡以往聞既書矣乃還問丘嬰以惟
 縛其妻而載之與申鮮虞乘而出鮮虞推而下之曰
 君昏不能匡危不能救死不能死而知匿其暱其誰
 納之行及弇中將舍嬰曰崔慶其追我鮮虞曰一與
 一誰能懼我遂舍枕轡而寢食馬而食駕而行出弇
 中謂嬰曰速驅之崔慶之眾不可當也遂來奔崔氏
 側莊公于北郭丁亥葬諸士孫之里四嬰不蹕下車
 七乘不以兵甲晉侯濟自泮會于夷儀伐齊以報朝
 歌之役齊人以莊公說莊公為杼所立而淫於其妻
 竟以見弒棠公齊棠邑大夫
 美其色取為已娶丁公崔杼相桓公東郭偃祖坎
 下兌上困六三變為大過巽下兌上坎為中男故曰

夫變而為巽故曰從風夫則從風風能噴妻故不可
 娶困于石四句困六三爻辭下皆解其意坎為險為
 水水之險者石不可以動坎為險兌為澤澤之生物
 而險者蒺藜恃之則傷易曰非所因而困名必辱非
 所據而據身必危既辱且危死其將至妻不可得見
 矣今卜昏而遇此卦六三失位無應則喪其妻失其
 所歸也寡婦曰妾杼言棠公已當此凶公通於其婦
 因得杼冠以賜人揚其穢故侍者諫公言不獨崔子
 有冠杼因是怒公又以其間晉難伐之故伺公可弒
 之閒而弒公以說且于前見稱疾誘公來問歌歌以
 命姜賈舉為崔子閒公止眾而閉門重言侍人別下
 賈舉請請免死近公宮言或淫者得以詐稱公干擲
 行夜言行夜得淫人受崔子命討之不知他賈舉等
 八子皆齊勇力之臣為公所嬖者與公共死高唐有
 齊別廟故祭之弁爵弁祭服侍魚監取魚之官祭宰
 之妻子義死君之義醜蔑平陰大夫公外嬖公所養
 非國士故死難皆嬖寵之人晏子聞難而來言已非
 君所嬖故不宜死無罪亦不宜亡君臣皆社稷是以
 故死亡皆以其故所謂社稷之臣也若為君所私暱
 脂君於弒則當同其禍患耳然雖不應死亡君死亦

無歸安之義。故以君尸枕已股而哭。以敦盡臣禮。宣伯魯僑如還。齊羣公子納宣伯之女于靈公。大宮太公廟。崔慶盟書云。所不與崔慶者。有如上帝。讀書木終。晏子抄答易其辭。因自歎。其論君臣之義。既大而悉矣。又卓立於強暴之中。誠大賢哉。莒子朝齊。亂作。未歸。故景公復與之盟。太史兄弟既死於直筆。而繼者猶未已。古之史官守職如此。崔杼之惡。所以聞。嬰虞二子亦莊公嬖臣。乘其載下。下嬰妻也。匿藏。暱親也。奔中道狹。言雖衆亦無所用。枕轡食馬。必藉之以免難。故道廣衆得用。故不可當。鮮虞雖嬖臣。亦知義而有知。側瘞埋。不殯於廟。士孫人姓。因以名里。死十有三日。即葬。不待期。喪車之飾。天子八翼。諸侯六翼。大夫四翼。蹕止行人。下車送葬之車。齊舊上公禮九乘。又有兵車。此皆降損。適晉伐齊。因歸罪於公。以解餘見。晉秋七月己巳。同盟于重丘。齊成故也。重丘。平楚康爭伯。今屬東昌府。

二十七年春。齊慶封來聘。其車美。孟孫謂叔孫曰。慶

季之車。不亦美乎。叔孫曰。豹聞之。服美不稱。必以惡

終。美車何為。叔孫與慶封食。不敬。為賦。相鼠亦不知

也。季慶封字。相鼠詩。鄘風。曰。相鼠有皮。人而無儀。人而無儀。不死何為。慶封不知此詩。為已。言其闇甚。

崔杼生成。及疆而寡。娶東郭姜。生明。東郭姜以狐入。

曰棠無咎。與東郭偃相。崔氏崔成有疾而廢之。而立

明成。請老于崔。崔子許之。偃與無咎弗予。曰。崔宗邑

也。必在宗室。成與疆怒。將殺之。告慶封曰。夫子之身

亦子所知也。唯無咎與偃是從。父兄莫得進矣。大恐

害夫子。敢以告。慶封曰。子姑退。吾圖之。告盧蒲癸。盧

蒲癸曰。彼君之讎也。天或者將弃彼矣。彼實家亂。子

何病焉。崔之薄，慶之厚也。他日又告慶封曰：苟利夫子，必去之。難。吾助女。九月庚辰，崔成、崔彊殺東郭偃。棠無咎於崔氏之朝，崔子怒而出，其眾皆逃。求人使駕，不得，使圉人駕寺人御而出，且曰：崔氏有福，止余猶可。遂見慶封，慶封曰：崔慶一也，是何敢然？請為子討之。使盧蒲癸帥甲以攻崔氏，崔氏堞其宮而守之。弗克，使國人助之，遂滅崔氏，殺成與彊而盡俘其家。其妻縊，癸復命於崔子，且御而歸之。至則無歸矣。乃縊。崔明夜辟諸大墓，辛巳，崔明來奔。慶封當國。慶固黨崔

於此復乘難斃之以專齊，偏喪曰寡，寡特也。無咎，棠公之子。東郭偃，姜之弟。杼以姜故愛明，故乘成有疾廢而立之。成欲居崔邑以終老，宗邑宗廟所在。宗邑謂崔明。夫子謂崔杼。癸，慶封屬大夫。君謂莊公。崔敗則慶專權，故云崔薄慶厚。圉人，養馬者。寺人，奄人。杼恐滅家禍不止其身，堞短垣使其眾築之以守。妻，東郭姜，無歸，終如前筮。辟墓，開先人之塚以藏杼尸。

二十八年 齊慶封好田而耆酒，與慶舍政，則以其內實遷于盧蒲癸氏，易內而飲酒數日。國遷朝焉，使諸亡人得賊者以告而反之，故反盧蒲癸。癸臣子之有寵，妻之慶舍之士，謂盧蒲癸曰：男女辨姓，子不辟宗，何也？曰：宗不余辟，余獨焉。辟之賦詩斷章，余取所求焉。惡識宗，癸言王何而反之，二人皆嬖，使執寢戈而先後之。公膳，日雙雞，饗人竊更之以鶩，御者知之。

則去其肉而以其洎饋。子雅子尾怒。慶封告盧蒲癸。盧蒲癸曰：「嬖之如禽獸，吾寢處之矣。」使析歸。父告晏平仲。平仲曰：「嬰之衆不足用也。知無能謀也。言弗敢出，有盟可也。」子家曰：「子之言云。」又馬用盟。告北郭子車。子車曰：「人各有以事君，非佐之所能也。」陳文子謂桓子曰：「禍將作矣。吾其何得？」對曰：「得慶氏之木百車於莊。」文子曰：「可慎守也。」已。盧蒲癸王何卜攻慶氏。示子之兆曰：「或卜攻讎，敢獻其兆。」子之曰：「克見血，冬十月。慶封田于萊。陳無宇從。丙辰，文子使召之。請曰：『無宇之母疾病，請歸。』慶季卜之，示之兆曰：『死。』奉龜而灌。」

乃使歸。慶嗣聞之曰：「禍將作矣。謂子家速歸。禍作必於嘗。歸猶可及也。」子家弗聽。亦無悛志。子息曰：「亡矣。」幸而獲在吳越。陳無宇濟水而戕舟。發梁。盧蒲姜謂癸曰：「有事而不告我，必不捷矣。」癸告之。姜曰：「夫子復莫之止，將不出。我請止之。」癸曰：「諾。」十一月乙亥，嘗于大公之廟。慶舍泣。事。盧蒲姜告之。且止之。弗聽。曰：「誰敢者？」遂如公。麻嬰爲尸。慶集爲上獻。盧蒲癸王何執寢戈。慶氏以其甲環公宮。陳氏鮑氏之圉人爲優。慶氏之馬善驚。士皆釋甲束馬而飲酒。且觀優。至於魚里。欒高陳鮑之徒介慶氏之甲。子尾抽桷擊扉。三盧

春秋左傳卷之二十三 三十一

蒲癸自後刺子之。王何以戈擊之。解其左肩。猶援廟
棟。動于薨。以俎壺投殺人而後死。遂殺慶繩。麻嬰公
懼。鮑國曰。羣臣為君故也。陳須無以公歸。稅服而如
內宮。慶封歸。遇告亂者。丁亥。伐西門。弗克。還。伐北門。
克之。入伐內宮。弗克。反陳于嶽。請戰。弗許。遂來奔。獻
車於季武子。美澤可以鑑。展莊叔見之。曰。車甚澤。人
必瘁。宜其亡也。叔孫穆子食慶封。慶封汜祭。穆子不
說。使工為之誦。茅鴟亦不知。既而齊人來讓。奔吳。吳
句餘予之朱方。聚其族焉。而居之。富於其舊。子服惠
伯謂叔孫曰。天殆富淫人。慶封又富矣。穆子曰。善人

富謂之賞。淫人富謂之殃。天其殃之也。其將聚而殲

旃。慶封字子家。舍封之子。字子之。封當國。乃以政付舍。舍自以寶物妻妾遷居。斃家。故國人就朝焉。亡人辟崔氏難奔者。癸何等也。得賊告反。以功贖也。舍以女妻癸。慶與盧蒲皆姜姓。故使辟宗。癸言已有求于慶氏。不能復顧禮。如賦詩者。取其一章耳。癸欲與莊公報仇。故既反。何復同求。寵於慶氏。寢戈親近。兵杖也。公膳。公家食。羣臣曰膳。養人。庖宰御進食者。癸何謀。使諸大夫怨慶氏。故使養人更難以驚。御者復去肉饋。洎洎。肉汁也。子雅子尾皆惠公孫。封以二子怒。告斃。斃言能殺而席其皮。因使析歸父告晏子。欲殺二子。晏子辭。又告子車。亦辭。歸父字子家。子車名佐。皆齊大夫。慶氏淫橫。國人共謀滅之。陳文子名須無。問其子無字。當得何物。無字。桓子也。時封有木積于六軌之道。欲得此而已。文子善其不貪。故使慎守。癸何既定謀。反獻龜兆於舍。舍決其必克。無字從封於田。欲脫歸。詐以母疾為辭。見死兆而泣。以見其誠。慶氏之族嗣。字子息者。亦知使封歸。猶可救。封殊弗悟。嗣嘆其必亡。無字既濟。而復杜其歸路。不使能救。嘗

秋祭姜。姜，齊妻也。亦知其父之復，乃譎以其謀告之。而激之使出，遂至公所。臨祭，尸祭。尸，上獻先獻廟在宮甲。環之，亦備變也。陳鮑使圍為俳優，以誘其眾，遂皆釋其甲。束其馬而遠就魚里觀之。故四族得介其所釋之甲。子尾以桷擊扉者三，以為期。齊何遂或刺或擊，舍肩既解，猶效其多力而死。桷，椽也。扉，門闔。莞，瓦棟也。俎，壺。即祭器。公懼于亂，國言除慶氏，所以尊公文子。以公歸其家，稅祭服入于宮，猶懼難也。封以陳鮑在公所，故伐內宮。嶽里名。展莊叔，魯大夫。禮，食有祭示有所先也。汜，祭遠散所祭不恭工。樂師，茅鷗。逸詩刺不敬。句餘，吳子餘。祭，朱方。吳，崔氏之亂。喪羣公子。邑。今丹徒縣。鐵，盡也。旃，之也。

故鉏在魯。叔孫還在燕。賈在句瀆之丘。及慶氏亡，皆召之。具其器用而反其邑。馬與晏子邲殿其鄙六十。弗受。子尾曰：「富人之所欲也，何獨弗欲？」對曰：「慶氏之邑足欲，故亡。吾邑不足欲也。益之以邲殿，乃足欲。足欲亡無日矣。在外不得宰吾一邑，不受邲殿，非惡富也。恐失富也。且夫富如布帛之有幅焉，為之制度，使無遷也。夫民生厚而用利，於是乎正德以幅之，使無黜嫚，謂之幅利。利過則為敗，吾不敢貪多，所謂幅也。」

與北郭佐邑六十受之。與子雅邑，辭多受少。與子尾邑，受而稍致之。公以為忠，故有寵。釋盧蒲癸于北竟，求崔杼之尸，將戮之，不得。叔孫穆子曰：「必得之。」武王有亂十人，崔杼其有乎？不十人，不足以葬。既，崔氏之臣曰：「與我其拱璧，吾獻其柩。」於是得之。十二月乙亥朔，齊人遷莊公，殯于大寢，以其棺。尸，崔杼於市。國人

猶知之。皆曰崔子也。

崔慶既除。暫收還宗室。賞及賢臣。三子皆二十一年奔。按二十

一年。齊侯討公子牙之黨。故逐三子。見本事內前。此云崔氏之亂。傳文前後自乖如此。邾殿齊別都。以邾

殿邊鄙六十邑與晏嬰外。亡在外也。幅。喻有度也。遷。移也。以厚利。皆人所欲。唯正德為之。幅。則有度而無

黜。嫚。黜。猶肆也。釋。放也。崔慶一也。故滅慶而後治。崔罪。前藏。杼尸。故不得。穆子言葬用十人。崔子不能令

十人同心。故其中必有自陳者。已而果然。拱壁。崔氏大壁。殯。更殯。大寢。路寢。崔氏弑莊公。又葬不如禮。故

以莊公棺著崔杼尸邊。以章其罪。國人皆識其尸。見陳之者真也。

二十九年春二月癸卯。齊人葬莊公於北郭。

兵死。不

故葬北郭。

昭公三年秋。齊侯田於菖。盧蒲癸見泣。且請曰。余髮

如此種種。余奚能為。公曰。諾。吾告二子。歸而告之。子

尾欲復之。子雅不可。曰。彼其髮短而心甚長。其或寤

處我矣。九月。子雅放盧蒲癸于北燕。種種短也。自言

雅猶恨之。故述其前言。見其故。知尚存。恐其復作亂。放之燕。

四年秋七月。楚子以諸侯伐吳。使屈申圍朱方。八月

甲申。克之。執齊慶封而盡滅其族。

崔慶暴而暗。不足論也。皆靈莊

之不君。啓之。自為斧斤。自戕其軀。以成田氏之強。惜也。王癸之徒。皆涉阻。歷難。必報其君之仇。而後已。豈

可以孽幸而繁鄙夷之耶。

景公納燕伯

昭公三年。燕簡公多嬖寵。欲去諸大夫而立其寵

人。冬。燕大夫比。以殺公之外嬖。公懼。奔齊。書曰。北燕

齊人。冬。燕大夫比。以殺公之外嬖。公懼。奔齊。書曰。北燕

伯款出奔齊罪之也。比相親比

六年十一月齊侯如晉請伐北燕也。士句相士鞅逆

諸河禮也。晉侯許之。十二月齊侯遂伐北燕將納簡

公。晏子曰：「不入。燕有君矣。民不貳。吾君賄左右諂諛

作大事不以信。未嘗可也。」請請告於盟主。士句。士文伯與范宣子同姓名。相為

鞅之介也。禮得敬迎來者之禮不入。言燕簡公不入其國不以信心不滅也。

七年春王正月暨齊平。齊求之也。癸巳齊侯次于虢。

燕人行成曰：「敝邑知罪。敢不聽命。先君之敝器請以

謝罪。」公孫皙曰：「受服而退。俟釁而動可也。」二月戊午

盟于濡上。燕人歸燕姬。賂以瑤鬻。玉櫝。瑁耳。不克而

還。齊伐燕。燕人賂之。反從求成。如晏子言。號燕竟。皙齊大夫。濡水。源山北直隸窮。獨山。至易州。支分入

城。近東方四里許。淵而不流。歸燕姬嫁女與齊侯也。瑤。玉別名。櫝。匱也。瑁。爵類。旁有耳。皆玉為之。

十二年春齊高偃納北燕伯款于唐。因其眾也。言因唐眾

欲納之。故得先入唐。

景公納莒郊公

昭公十四年秋八月莒著丘公卒。郊公不感。國人弗

順。欲立著丘公之弟庚與。蒲餘侯惡公子意恢而善

於庚與。郊公惡公子鐸而善於意恢。公子鐸因蒲餘

侯而與之謀曰：「爾殺意恢。我出君而納庚與。」許之。郊公

著丘公之子。弗順。以其不懷父也。與。本與庚與莒共公名。蒲餘侯。莒大夫。名茲夫。意恢。鐸皆莒羣公子。

冬十二月蒲餘侯茲夫殺莒公子意恢郊公奔齊公子鐸逆庚與于齊齊隰黨公子鉏送之有賂田郊公以

意恢殺也隰黨鉏齊大夫賂田莒賂齊以田也

十九年秋齊高發帥師伐莒莒子奔紀鄆使孫書伐

之初莒有婦人莒子殺其夫已為嫠婦及老託於紀

鄆紡焉以度而去之及師至則投諸外或獻諸子占

子占使師夜縋而登登者六十人縋絕師鼓譟城上

之人亦譟莒共公懼啓西門而出七月丙子齊師入

紀齊伐莒以莒不事齊也莒子庚與也紀鄆莒邑今淮安贛榆縣有紀鄆城孫書陳無宇之子字子

占嫠夫殺而寡因紡縋連所紡以度城而藏之待外攻者欲以報仇投投繩於城外隨之而出齊師因緣

繩登城鼓譟城下之未登者城上已登者

二十二年春王二月甲子齊北郭啓帥師伐莒莒子

將戰苑羊牧之諫曰齊帥賤其求不多不如下之大

國不可怒也弗聽敗齊師于壽餘齊侯伐莒莒子行

成司馬竈如莒泣盟莒子如齊泣盟盟于稷門之外

莒於是乎大惡其君前莒子庚與自紀鄆出既復

牧之莒大夫壽餘莒地齊復伐怒其敗也竈齊大夫稷門齊城門

二十三年秋莒子庚與虐而好劔苟鑄劔必試諸人

國人患之又將叛齊烏存帥國人以逐之庚與將出

聞烏存執及而立於道左懼將止死苑羊牧之曰君

過之。烏存以力聞，可矣。何必以弑君成名，遂來奔齊？
人納郊公。與，即庚與。烏存，莒大夫。長丈二，無刃。

田氏傾齊。陳佗之亂附。

隱公六年五月庚申，鄭伯侵陳，大獲。往歲鄭伯請成于陳，陳侯不許。五父諫曰：「親仁善鄰，國之寶也。君其許鄭。」陳侯曰：「宋衛實難，鄭何能為？」遂不許。君子曰：「善不可失，惡不可長。其陳桓公之謂乎！長惡不悛，從自及也。雖欲救之，其將能乎？」商書曰：「惡之易也，如火之燎于原，不可鄉邇，其猶可撲滅。」周任有言曰：「為國家者，見惡如農夫之務去草焉。芟夷蕪崇之，絕其本根。」

勿使能殖，則善者信矣。

五父，陳公子佗字。難，可畏也。商書，盤庚言火燎原。

野，近之固難滅之尤難。周任，周大夫。芟，刈。夷，殺。蕪，積。崇，聚也。

七年冬，陳及鄭平。十二月，陳五父如鄭涖盟。壬申及

鄭伯盟。欽如，忘洩伯曰：「五父必不免，不賴盟矣。」鄭良

佐如陳涖盟。辛巳，及陳侯盟。亦知陳之將亂也。

涖，臨也。如，

忘，志不在盟，不賴盟，言不以盟為重。洩伯，良佐。皆鄭大夫。陳亂，觀其政治而知之也。

桓公五年春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再赴也。於是

陳亂。文公子佗殺太子免而代之。公疾病而亂作，國

人分散，故再赴。

佗稱文公子，明非桓公母弟。免，桓公子。六年蔡人殺佗，厲公躍立。見下。

以上附陳佗之亂。

莊公二十二年春陳人殺其太子御寇陳公子完與
 顓孫奔齊顓孫自齊來奔齊侯使敬仲為卿辭曰羈
 旅之臣幸若獲宥及於寬政赦其不閑於教訓而免
 於罪戾弛於負擔君之惠也所獲多矣敢辱高位以
 速官謗請以死告詩云翹翹車乘招我以弓豈不欲
 往畏我友朋使為工正飲桓公酒樂公曰以火繼之
 辭曰臣卜其晝未卜其夜不敢君子曰酒以成禮不
 繼以淫義也以君成禮弗納于淫仁也初懿氏卜妻
 敬仲其妻占之曰吉是謂鳳皇于飛和鳴鏘鏘有媯
 之後將育于姜五世其昌并于正卿八世之後莫之

與京陳厲公蔡出也故蔡人殺五父而立之生敬仲
 其少也周史有以周易見陳侯者陳侯使筮之遇觀
 三三之否三三曰是謂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此其
 代陳有國乎不在此其在異國非此其身在其子孫
 光遠而自他有耀者也坤土也巽風也乾天也風為
 天於土上山也有山之材而照之以天光於是乎居
 土上故曰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庭實旅百奉之以
 玉帛天地之美具焉故曰利用賓于王猶有觀焉故
 曰其在後乎風行而著於土故曰其在異國乎若在
 異國必姜姓也姜大嶽之後也山嶽則配天物莫能

兩大陳衰此其昌乎及陳之初亡也陳桓子始大於

齊其後亡也成子得政公子完字敬仲與顛孫皆御

翹高貌古者聘士以弓言雖貪頭命懼為朋友所譏

工正掌百工之官桓公賢完就其家飲而完能開之

以禮淫樂而過也懿氏陳大夫妻懿氏妻維曰鳳鳴

曰皇鳴雄俱飛相和而鳴鏘鏘然猶敬仲夫婦相隨

適齊有聲譽焉陳姓姜齊姓與京並大也出甥也周

史周大史坤下巽上觀六四變而為否觀國光利用

賓其爻辭巽變為乾故曰風為天自二至四有艮象

艮為山則材之所生上有乾下有坤故言土上照之

以天光四為諸侯變而之乾有國朝王之象故曰觀

國光用賓于王艮為門乾為金玉坤為布帛諸侯

朝王陳贊帛之象旅陳也百言物備觀者觀他之詞

非已也故曰在後巽為風風動物也巽在坤上故為

行而著於土則不在本國故曰在異國姜姓之先為

堯四嶽變而象長故知當興於四嶽之後山嶽則與

雲降雨有配天之功凡物不兩大故陳衰乃昌桓子

陳無宇謚敬仲五世孫成子陳常謚敬仲八世孫自

完有禮於齊子孫乘齊失德以竊其國故備言其

終○于時桓方圖伯國方盛強任賢以共其功而代

其國者已胚胎於此天意其可測也哉

襄公二十九年秋九月齊公孫蠆公孫竈放其大夫

高止於北燕乙未出書曰出奔罪高止也高止好以

事自為功且專故難及之為高氏之難故高豎以盧

叛十月庚寅閭丘嬰帥師圍盧高豎曰苟使高氏有

後請致邑齊人立敬仲之曾孫鄰良敬仲也十一月

乙卯高豎致盧而出奔晉晉人城縣而寘旃蠆字子

子雅放者宥之使遠實放書奔所以示罪豎高止之

子閭丘嬰齊大夫致邑還邑於君敬仲高侯良賢之

也晉城縣而寘旃善豎也

三十一年 齊子尾害閭丘嬰欲殺之使帥師以伐陽州我問師故夏五月子尾殺閭丘嬰以說於我師

工倭灑渚竈孔虺賈寅出奔莒出羣公子陽州齊魯境上邑工

僕等四子皆嬰黨薑欲殺嬰乃使伐魯魯以師問故歸罪于嬰殺之以謝魯既逐其黨又出羣公子○樂高既滅崔慶以德禮綏定其國家田氏其敢生心哉而乃任情多殺自弱其宗室皆所以啓田氏之強而授之利柄也

昭公二年春晉侯使韓宣子來聘 宣子遂如齊納幣見子雅子雅召子旗使見宣子宣子曰非保家之主也不臣見子尾子尾見彊宣子謂之如子旗大夫多笑之唯晏子信之曰夫子君子也君子有信其有

以知之矣韓宣子名起餘見卿族廢興納幣為平公聘少姜子旗子雅之子不臣志氣亢也彊子尾之子如子旗亦不臣也晏子謂起有信其言不妄

三年春齊侯使晏嬰請繼室於晉 既成昏晏子受禮叔向從之宴相與語叔向曰齊其何如晏子曰此

季世也吾弗知齊其為陳氏矣公弃其民而歸於陳氏齊舊四量豆區釜鐘泗升為豆各自其四以登於

釜釜十則鐘陳氏三量皆登一焉鐘乃大矣以家量貸而以公量收之山木如市弗加於山魚鹽蜃蛤弗

加於海民參其力二入於公而衣食其一公聚朽蠹而三老凍餒國之諸市履賤踊貴民人痛疾而或燠

而三老凍餒國之諸市履賤踊貴民人痛疾而或燠

而三老凍餒國之諸市履賤踊貴民人痛疾而或燠

而三老凍餒國之諸市履賤踊貴民人痛疾而或燠

而三老凍餒國之諸市履賤踊貴民人痛疾而或燠

而三老凍餒國之諸市履賤踊貴民人痛疾而或燠

而三老凍餒國之諸市履賤踊貴民人痛疾而或燠

而三老凍餒國之諸市履賤踊貴民人痛疾而或燠

而三老凍餒國之諸市履賤踊貴民人痛疾而或燠

而三老凍餒國之諸市履賤踊貴民人痛疾而或燠

而三老凍餒國之諸市履賤踊貴民人痛疾而或燠

而三老凍餒國之諸市履賤踊貴民人痛疾而或燠

而三老凍餒國之諸市履賤踊貴民人痛疾而或燠

休之其愛之如父母而歸之如流水欲無獲民將焉
辟之箕伯直柄虞遂伯戲其相胡公大姬已在齊矣
叔向曰然雖吾公室今亦季世也 初景公欲更晏

子之宅曰子之宅近市湫隘蹶塵不可以居請更諸
爽塏者辭曰君之先臣容焉臣不足以嗣之於臣侈
矣且小人近市朝夕得所求小人之利也敢煩里旅

公笑曰子近市識貴賤乎對曰既利之敢不識乎公
曰何貴何賤於是景公繫於刑有鬻踊者故對曰踊
貴屨賤既已告於君故與叔向語而稱之景公為是

省於刑君子曰仁人之言其利博哉晏子一言而齊
侯省刑詩曰君子如祉亂庶遄已其是之謂乎及是
子如晉公更其宅反則成矣既拜乃毀之而為里室

皆如其舊則使宅人反之且諺曰非宅是卜唯鄰是
卜二三子先卜鄰矣違卜不祥君子不犯非禮小人

不犯不祥古之制也吾敢違諸乎卒復其舊宅公弗
許因陳桓子以請乃許之 田氏謀齊厚施於民以陰

至齊與語晉少姜卒齊復請以女繼之詳見晉失諸
侯成昏許昏成受禮受賓享之禮豆區釜鐘皆量名
四豆得一斗六升為區四區得六斗四升為釜釜十
則六斛四斗而為鐘此公量也陳氏於公量皆自其
十分而加之一每量而積之以至於鐘則於公鐘加
六斗四升故曰大貨厚而收薄以利收民心如往也
弗加價依山海不加貴也二入公賦斂重也三老謂
上壽中壽下壽皆八十已上貨積於上不見養遇踊

則足者履踊貴。則者多也。燠休温煦安息也。或謂田氏民愛而歸無所辟也。箕伯等四人皆舜後陳之先。胡公陳始封之祖。大姬其妃相隨也。一云助也。言陳氏雖為人臣將有齊國其先世鬼神已在齊求饗。叔向言晉國之衰與齊同。詳見卿族廢興。景公亦知晏子忠欲美其宅。晏子性本崇儉。又以國衰不欲大其居。湫下隘小。躑聲塵土也。爽塿明燥也。先臣晏子之先旅眾也。不敢勞里閭之眾為已宅。因刑繁則者多致踊鬻於市。此晏子先以告君而後語叔向。出於忠悃也。詩小雅如行也。祉福也。適疾也。言君子行福則亂疾止。拜謝新宅。里室鄰里之室。本壞里室以大晏子之宅。故復之。宅人故居人反還其故。上上良鄰。二三子謂鄰人。傳言齊衰賢。冬齊公孫竈卒。司馬竈見臣懷憂。且見陳氏之興。

晏子曰。又喪子雅矣。晏子曰。惜也。子旗不免。殆哉。姜族弱矣。而嬀將始昌。二惠競爽。猶可。又弱一个馬。姜其危哉。司馬竈齊大夫。子旗。子雅。子不免。以其不臣也。嬀。陳氏子雅。子尾。皆惠公之孫。競並爽。強

明也。○自晏子而外。憂齊者惟得一竈耳。

八年七月甲戌。齊子尾卒。子旗欲治其室。丁丑。殺梁嬰。八月庚戌。逐子成。子工。子車皆來奔。而立子良氏之宰。其臣曰孺子長矣。而相吾室。欲兼我也。授甲將攻之。陳桓子善於子尾。亦授甲將助之。或告子旗。子旗不信。則數人告將往。又數人告於道。遂如陳氏。桓子將出矣。聞之而還。游服而逆之。請命。對曰。聞彊氏授甲將攻子。子聞諸。曰。弗聞。子盍亦授甲。無字。請從。子旗曰。子胡然。彼孺子也。吾誨之。猶懼其不濟。吾又寵秩之。其若先人何。子盍謂之。周書曰。惠不惠。茂不

茂康叔所以服弘大也。桓子稽顙曰：頃靈福子，吾猶

有望，遂和之。如初。子旗名欒施，宣子所謂不臣者。以子尾家宰。子成，頃公子。名固。子工，成之弟。名鑄。子車，頃公之孫。名捷，皆齊大夫。子尾之屬也。子良，子尾之子。名高，彊子。旗為之立宰。孺子謂子良將往，往子良家。桓子名無宇，游服。游戲之服。去戎服而著之，請命。子旗請桓子所至也。亦授甲。桓子使子旗以甲相攻也。寵秩為之立宰。若先人何。言若相攻無以見其子尾也。謂之以此意達之也。周書康誥言施惠於不惠者，勸勉於不勉者。茂，勉也。服，行也。頃靈二公，欒氏所事之君。有望，望惠及已。和，和樂。高二家。○時陳氏蓄圖二家之謀，聞子旗言而中止。可見誠義足以感人。而智謀雖工，必有間而能逞也。使自是而終守於正，二家其可動哉。○九月，楚公子弃疾帥師圍陳。冬十一月壬午，滅陳。詳見楚滅陳。晉侯問於史趙曰：陳其遂亡乎？對曰：未也。公曰：何故？對曰：

陳，顓頊之族也。歲在鶉火，是以卒滅。陳將如之。今在析木之津，猶將復由。且陳氏得政于齊，而後陳卒亡。自幕至於瞽瞍，無違命。舜重之以明德，寘德於遂，遂世守之。及胡公不淫，故周賜之姓，使祀虞帝。臣聞盛德必百世祀。虞之世數未也。繼守將在齊，其兆既存矣。陳祖舜，舜出顓頊氏，水德也。歲在鶉火，火盛，故水滅。箕斗之間，有天漢謂之析木之津。近北方水位。故當復由。由，本作粵。木再生條也。言陳復興得政而陳亡，以物不兩大也。幕，舜之先。瞽瞍，舜父。從幕至瞽瞍，無違棄天命者。而舜為大聖，寘置之也。殷之興，封舜後于遂。舜德置子遂也。胡公滿遂之後，事周武王。賜姓曰媯，封諸陳。紹舜後兆形之將見者。

十年，齊惠嬖高氏，皆耆酒，信內多怨，彊於陳鮑氏。

春秋左傳卷之二十一 齊侯 齊侯問於史趙曰陳其遂亡乎對曰未也公曰何故對曰

而惡之。夏有告陳桓子曰：子旗子良將攻陳鮑，亦告鮑氏。桓子授甲而如鮑氏，遭子良醉而騁，遂見文子。則亦授甲矣。使視二子，則皆將飲酒。桓子曰：彼雖不信，聞我授甲，則必逐我。及其飲酒也，先伐諸陳鮑。方睦，遂伐欒高氏。子良曰：先得公，陳鮑馬往，遂伐虎門。晏平仲端委立于虎門之外，四族召之，無所往。其徒曰：助陳鮑乎？曰：何善焉？助欒高乎？曰：庸愈乎？然則歸乎？曰：君伐馬歸，公召之而後入。公卜使王黑以靈姑錚率吉，請斷三尺馬而用之。五月庚辰，戰于稷，欒高敗。又敗諸莊，國人追之。又敗諸鹿門，欒施高彊來奔。

陳鮑分其室，晏子謂桓子必致諸公，讓德之主也。讓之謂懿德，凡有血氣皆有爭心，故利不可強，思義爲愈，義利之本也。蒞利生孽，姑使無蒞乎，可以滋長。桓子盡致諸公，而請老于莒。桓子召子山，私具幄幕器用，從者之衣履而反棘馬，子商亦如之，而反其邑。子周亦如之，而與之夫于。反子城子公，公孫捷而皆益其祿。凡公子公孫之無祿者，私分之邑，國之貧約孤寡者，私與之粟。曰：詩云：陳錫載周，能施也。桓公是以霸。公與桓子莒之旁邑，辭穆孟姬爲之，請高唐。陳氏始大。欒子旗高子良同出惠公皆好酒信婦人言取怨于國國人構難而妄告陳鮑陳如鮑謀道逢

子良醉中騁歸。文子名國。二子。子旗。子良。彼謂二子不信。不實也。恐以授甲為罪。而見逐。遂乘其既醉。復飲酒時。伐之。得公。挾公以令也。公不聽入。故伐公之虎門。端委朝服。晏子以四族行鈞。皆不從而入于公。王黑。齊大夫。靈姑鉅。公旗名。斷三尺。不敢與君同稷。齊地。莊六軌道。鹿門。齊城門。欒高三。敗奔魯。陳與鮑獲分其室。既用晏子言。以明讓。復施德。公族蒞畜也。孽。妖害也。莒。齊邑。子山。子商。子周。皆子尾所逐。私具不告公。棘。子山故邑。山東臨淄縣西。舊有戟里亭。子周本無邑。更與之。夫于。山東長山縣。舊有于亭。子城。子公。公孫捷。皆子旗所逐。私分。使恩歸已。詩。大雅。言文王能布陳大利。以賜天下。行之。周徧。桓公亦能施以成霸。穆孟姬。景公母。高唐。今高唐州。章丘縣。子尾。子旗本公族也。乃自逐其族。而使陳氏得以施恩焉。凡厥所為。皆以為陳氏地。九月。昭子至自晉。大夫皆見高彊。見而退。昭子語諸大夫曰。為人子。不可不慎也哉。昔慶封亡。子尾多受邑。而稍致諸君。君以為忠。而甚寵之。將死。疾于公宮。輦而歸。君親推之。其子不能任。是以此忠為令德。其子弗能任。罪猶及之。難不慎也。喪夫人之力。弃德曠宗。以及其身。不亦害乎。詩曰。不自我先。不自我後。其是之謂乎。昭子因彊以明

戒推之。推車難不慎。言不可不慎。夫人謂子尾詩。小雅。言禍亂不在他。正當已身。喻彊身自取此禍也。

二十年冬。齊侯疥。遂疢。期而不瘳。諸侯之賓問疾者多在。梁丘據與裔款言於公曰。吾事鬼神。豐於先君。有加矣。今君疾病。為諸侯憂。是祝史之罪也。諸侯不知。其謂我不敬。君盍誅於祝固。史嚚。以辭賓。公說。告晏子。晏子曰。日宋之盟。屈建問范會之德於趙武。趙

武曰。夫子之家事治。言於晉國。竭情無私。其祝史祭祀。陳信不愧。其家事無猜。其祝史不祈。建以語康王。康王曰。神人無怨。宜夫子之光輔五君。以爲諸侯主也。公曰。據與款。謂寡人能事鬼神。故欲誅於祝史。子稱是語。何故。對曰。若有德之君。外內不廢。上下無怨。動無違事。其祝史薦信。無愧心矣。是以鬼神用饗。國受其福。祝史與焉。其所以蕃祉老壽者。爲信君使也。其言忠信於鬼神。其適遇淫君。外內頗邪。上下怨疾。動作辟違。從欲厭私。高臺深池。撞鐘舞女。斬刈民力。輸掠其聚。以成其違。不恤後人。暴虐淫從。肆行非度。

無所還忌。不思謗讟。不憚鬼神。神怒民痛。無悛於心。其祝史薦信。是言罪也。其蓋失數美。是矯誣也。進退無辭。則虛以求媚。是以鬼神不饗其國。以禍之。祝史與焉。所以天昏孤疾者。爲暴君使也。其言僭慢於鬼神。公曰。然則若之何。對曰。不可爲也。山林之木。衡鹿守之。澤之萑蒲。舟鮫守之。藪之薪蒸。虞候守之。海之鹽蜃。祈望守之。縣鄙之人。入從其政。偪介之關。暴征其私。承嗣大夫。強易其賄。布常無藝。徵斂無度。宮室日更。淫樂不違。內寵之妾。肆奪於市。外寵之臣。僭令於鄙。私欲養求。不給則應。民人苦病。夫婦皆詛。祝有

益也。詛亦有損。聊攝以東。姑尤以西。其爲人也多矣。雖其善祝。豈能勝億兆人之詛。君若欲誅於祝史。修德而後可。公說。使有司寬政。毀關。去禁。薄斂。已責。十二月。齊侯田于沛。招虞人以弓。不進。公使執之。辭曰。昔我先君之田也。旃以招大夫。弓以招士。皮冠以招虞人。臣不見皮冠。故不敢進。乃舍之。仲尼曰。守道不如守官。君子韙之。齊侯至自田。晏子侍于遄臺。子猶馳而造焉。公曰。唯據與我和夫。晏子對曰。據亦同也。焉得爲和。公曰。和與同異乎。對曰。異。和如羹焉。水火醯醢鹽梅。以烹魚肉。燂之以薪。宰夫和之。齊之以味。濟其不及。以洩其過。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臣亦然。君所謂可。而有否焉。臣獻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謂否。而有可焉。臣獻其可。以去其否。是以政平而不干。民無爭心。故詩曰。亦有和羹。既戒既平。酸嘏無言。時靡有爭。先王之濟五味。和五聲也。以平其心。成其政也。聲亦如味。一氣。二體。三類。四物。五聲。六律。七音。八風。九歌。以相成也。清濁。小大。短長。疾徐。哀樂。剛柔。遲速。高下。出入。周疏。以相濟也。君子聽之。以平其心。心平德和。故詩曰。德音不瑕。今據不然。君所謂可。據亦曰可。君所謂否。據亦曰否。若以水濟水。誰能食之。若琴

瑟之專壹誰能聽之同之不可也如是飲酒樂公曰

古而無死其樂若何晏子對曰古而無死則古之樂

也君何得焉昔爽鳩氏始居此地季荊因之有逢伯

陵因之蒲姑氏因之而後大公因之古若無死爽鳩

氏之樂非君所願也田氏務施而景公復肆暴於民

作疾間發瘡也疔頻作熱瘡之甚矣期月梁丘據

裔款皆齊嬖大夫欲殺器固以辭謝來問疾之賓故

晏子言范武子之德以啓公問無猜無猜疑之事不

祈無祈求於神五君文襄靈成景不廢無廢事也無

愧心以君功德稱其陳說也厭私厭足其私掠奪取

也還猶顧也言祝史與君同其禍福齊侯不德鬼神

所憎將禍延祝史而可誅之乎衡鹿舟鮫虞侯祈望

皆官名公立官專山澤之利不與民共介隔也迫近

國都之關言邊鄙既入服公政又為近關所征稅枉

暴奪其私物承嗣大夫世位者彊易強以易之藝法

制也言布政無法違去也肆放也潛令自為令也養

長也以私欲長養其所欲益縱而求為廣也應應

之以罪聊攝齊西界今山東聊城縣姑尤齊東界

今山東萊州有小沽河大沽河姑即大沽河尤即小

間代逢公者。今山東臨朐縣逢山有伯陵祠。博興縣有薄姑城。齊侯耽樂圖久生。晏子稱此節之。

二十六年冬。齊有彗。星。齊侯使禳之。晏子曰。無益也。

祇取誣焉。天道不諂。不貳其命。若之何禳之。且天之

有彗也。以除穢也。君無穢德。又何禳焉。若德之穢。禳

之何損。詩曰。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

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君無違德。方國將至。何患於

彗。詩曰。我無所監。夏后及商。用亂之故。民卒流亡。若

德回亂。民將流亡。祝史之為無能補也。公說乃止。彗

出齊之分野。示田氏將篡齊也。公欲禳祭以除其殃。誣欺也。諂。濫也。不濫。惟德是與。不貳。誠一也。詩。大雅。翼翼共也。聿。惟也。回。違也。言文王德不違天人。故四國往歸之。又詩。逸詩也。言追監夏商之亡。皆以亂政。

故齊侯與晏子坐于路寢。公歎曰。美哉室。其誰有此

乎。晏子曰。敢問何謂也。公曰。吾以為在德。對曰。如君

之言。其陳氏乎。陳氏雖無大德。而有施於民。豆區釜

鐘之數。其取之公也薄。其施之民也厚。公厚斂焉。陳

氏厚施焉。民歸之矣。詩曰。雖無德與女。式歌且舞。陳

氏之施。民歌舞之矣。後世若少惰。陳氏而不亡。則國

其國也已。公曰。善哉。是可若何。對曰。唯禮可以已之。

在禮。家施不及國。民不遷。農不移。工賈不變。士不濫

官。不滔。大夫不收公利。公曰。善哉。我不能矣。吾今而

後知禮之可以為國也。對曰。禮之可以為國也久矣。

春秋左傳卷之十一

與天地並。君令臣共。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婦聽。禮也。君令而不違。臣共而不貳。父慈而教。子孝而箴。兄愛而友。弟敬而順。夫和而義。妻柔而正。姑慈而從。婦聽而婉。禮之善物也。公曰。善哉。寡人今而後聞此禮之上也。對曰。先王所稟於天地以爲其民也。是以先王上之。路寢止寢。公自知德不能久。有國故嘆晏子言將歸於陳氏。猶欲公以禮防之。取之公以公量取。施之民以私量貸。詩小雅。義取雖無大德。要有善說之心。欲歌舞之。式用也。施不及國。惡收民心也。不遷不移。各有所業也。不濫必得人。也不濫。故其職也。不收公利。常祿有限也。以令共慈。孝愛敬和。柔慈聽爲禮。而又以不違不貳。教箴友順。義正從從。婉爲禮之善。此禮之所以重於世。與天地等而爲上也。蓋其本原於天地。先王稟之心。制斯禮以範世。非出於私也。

哀公五年。齊燕姬生子。不成而死。諸子鬻姒之子。

荼。嬖諸大夫。恐其爲太子也。言於公曰。君之齒長矣。

未有太子。若之何。公曰。二三子閒於憂虞。則有疾疢。

亦姑謀樂。何憂於無君。公疾。使國惠子高昭子立荼。

寘羣公子於萊。秋。齊景公卒。冬十月。公子嘉公子駒。

公子黔奔衛。公子鉏公子陽生來奔。萊人歌之曰。景

公死乎。不與埋。三軍之事乎。不與謀。師乎。師乎。何黨

之乎。燕姬。景公夫人。不成。未冠也。諸子。齊內官號。荼。安孺子也。諸臣以荼庶孽。立之。有亂。故恐。景公意欲立荼。而難發。故謾言以塞其請。國惠子。名夏。高昭子。名張。竟屬荼於二子。而逐羣公子。萊。國前滅之。

爲邑。五子皆景公子。在萊者。萊人哀其夫所而爲之歌。師衆也。黨所也。之。往也。

六年 齊陳乞偽事高國者。每朝必駢乘馬。所從必言諸大夫曰：彼皆偃蹇，將弃子之命，皆曰：高國得君，必偏我。盍去諸，固將謀子。子早圖之，圖之莫如盡滅之。需事之下也。及朝，則曰：彼虎狼也。見我在子之側，殺我無日矣。請就之位。又謂諸大夫曰：二子者禍矣，恃得君而欲謀二三子。曰：國之多難，貴寵之由，盡去之而後君定。既成謀矣，盍及其未作也。先諸，作而後悔，亦無及也。大夫從之。夏六月戊辰，陳乞、鮑牧及諸大夫以甲入于公宮。昭子聞之，與惠子乘如公，戰于莊，敗。國人追之，國夏奔莒，遂及高張。晏圍弦施來奔。

八月 齊邴意茲來奔

高張國夏受命立荼。陳乞欲害之，故先偽事焉。言其罪過，需

疑也。就位就諸大夫位，欲與之共謀高國也。牧、鮑圍皆高國黨。○前殞崔慶，今亡高國，齊之公族盡矣。前逐欒高，施疆來奔，高氏與欒俱亡，而高張復為景公托孤，則欒滅而高猶存也。然欒高稱二惠，而高僖世為齊卿久矣，則二高所出各異也哉。陳僖子

使召公子陽生，陽生駕而見南郭且子，曰：嘗獻馬於

季孫，不入於上乘，故又獻此，請與子乘之。出萊門而

告之，故闕止，知之。先待諸外，公子曰：事未可知。反與

壬也，處戒之。遂行，逮夜，至於齊。國人知之，僖子使子

士之母養之。與饋者皆入。冬十月丁卯，立之。將盟，鮑

子醉而往。其臣差車鮑點曰：此誰之命也。陳子曰：受

命于鮑子。遂誣鮑子曰：子之命也。鮑子曰：女忘君之為孺子牛，而折其齒乎？而背之也。悼公稽首曰：吾子奉義而行者也。若我可，不必亡一大夫；若我不可，不必亡一公子。義則進，否則退，敢不唯子。是從廢興，無以亂則所願也。鮑子曰：誰非君之子？乃受盟使胡姬以安孺子，如賴去鬻姒，殺王甲，拘江說，囚王豹于句賈之丘。公使朱毛告於陳子曰：微子則不及此，然君異於器，不可以二器。君二多難，敢布諸大夫。僖子不對而泣曰：君舉不信羣臣乎？以齊國之困，困又有憂，少君不可以訪，是以求長君，庶亦能容羣臣乎。不然，夫孺子何罪？毛復命，公悔之。毛曰：君大訪於陳子，而圖其小可也。使毛遷孺子於駘，不至，殺諸野幕之下。葬諸及冒淳。

陽生，悼公名。且于，齊公子。鉅，在魯南郭，故以為稱。陽生既得陳僖子之召，畏在家，人間其言，故二人共載以試馬為辭。乘，共載也。萊門，魯郭門，闕止。陽生家臣，字子我，待外，欲俱去。壬，陽生子。後為簡公戒之，恐洩言也。夜至，恐人知，國人知而不言，見陳氏得衆，子士母，僖子之妾皆入。陽生與饋食者偕入宮也。盟，盟諸大夫。差車，主車之官。鮑點，其名。孺子，茶也。景公嘗銜繩為牛，使茶牽之，以為戲。茶頓地，公齒折，言此見景公愛茶之深。稽首，過禮於鮑牧，不必亡一大夫。言已可為君，必不怨鮑子，不必亡一公子。恐鮑殺已，故要之。公子，悼公自謂。胡姬，景公妾。賴，齊邑。安茶之號。鬻姒，茶之母。

王甲，江說。王豹，皆孺子黨。景公嬖臣。朱毛，齊大夫。悼公忌茶，恐僖子復立茶而廢已，使欲除之，故僖以為疑已。言以國故立長君，求以濟難，而乃欲妄殺公，以不直自悔，乃私除茶，困謂饑荒憂，謂兵革大，謂國政。

命于鮑子。遂誣鮑子曰：子之命也。鮑子曰：女忘君之為孺子牛，而折其齒乎？而背之也。悼公稽首曰：吾子奉義而行者也。若我可，不必亡一大夫；若我不可，不必亡一公子。義則進，否則退，敢不唯子。是從廢興，無以亂則所願也。鮑子曰：誰非君之子？乃受盟，使胡姬以安孺子。如賴去，鬻姒，殺王甲，拘江說，囚王豹于句。竇之丘，公使朱毛告於陳子曰：微子則不及此。然君異於器，不可以二。器二不匱，君二多難，敢布諸大夫。僖子不對而泣曰：君舉不信羣臣乎？以齊國之困，困又有憂，少君不可以訪，是以求長君，庶亦能容羣臣。

乎。不然，夫孺子何罪？毛復命，公悔之。毛曰：君大訪於

陳子，而圖其小，可也。使毛遷孺子於駘，不至，殺諸野

幕之下。葬諸及冒淳。陽生，悼公名，且于。齊公子鉏，在魯南郭，故以為稱。陽生既得陳

僖子之召，畏在家。人聞其言，故二人共載，以試馬為辭。乘共載也。萊門，魯郭門，闕止。陽生家臣，字子我，待

外。欲俱去，壬陽生子，後為簡公戒之。恐洩言也。夜至，恐人知，國人知而不言，見陳氏得衆，子士母，僖子之

妾皆入，陽生與饋食者偕入宮也。盟盟諸大夫，差車，至車之官，鮑點其名，孺子茶也。景公嘗銜繩為牛，使

茶牽之，以為戲。茶頓地，公齒折，言此見景公愛茶之深。稽首過禮於鮑牧，不必亡一大夫，言已可為君，必

不怨鮑子，不必亡一公子，恐鮑殺已，故要之。公子悼公自謂胡姬，景公妾，賴齊邑安茶之號，鬻姒，茶之母。

王甲，江說，王豹，皆孺子黨。景公嬖臣，朱毛，齊大夫，悼公忌茶，恐僖子復立茶而廢已，使欲除之，故僖以為

疑已言以國故立長君，求以濟難，而乃欲妄殺公，以不直自悔，乃私除茶，困謂饑荒憂，謂兵革大，謂國政

春秋左傳卷之二十三
小謂殺茶將殺茶於駘恐駘人不從故毛
駐於野張帳而殺之駘齊邑及冒淳齊地

八年齊悼公之來也季康子以其妹妻之即位而
逆之季魴侯通馬女言其情弗敢與也齊侯怒夏五
月齊鮑牧帥師伐我取謹及闔或譖胡姬於齊侯曰
安孺子之黨也六月齊侯殺胡姬齊侯使如吳請師
將以伐我秋及齊平九月臧賓如如齊涖盟齊閭丘
明來涖盟且逆季姬以歸嬖鮑牧又謂羣公子曰使
女有千乘乎公子愬之公謂鮑子或譖子子姑居於
潞以察之若有之則分室以行若無之則反子之所
出門使以三分之一行半道使以二乘及潞麋之以

入遂殺之冬十二月齊人歸謹及闔季姬嬖故也

季康子叔父謹闔俱今山東定陶縣界又屬寧陽
縣胡姬以安孺子如賴者齊侯無道殺之又以季姬
故挑釁強吳餘見康子搆怨邾齊賓如會子丘明嬰
子季姬淫而嬖亦無道也有馬千乘使為君也鮑牧
本不欲立陽生故諷動羣公子潞齊邑公減其侍
從至二乘而殺之麋束縛也鮑去而陳氏無二矣

九年春齊侯使公孟綽辭師于吳吳子曰昔歲寡人

聞命今又革之不知所從將進受命於君冬吳子使

來徹師伐齊齊既與魯平且姬嬖故辭吳
師吳子怒而反與魯謀伐齊

十年春公會吳子邾子邾子伐齊南鄙師于郕齊人

弒悼公赴于師郕齊地弒悼公以
說吳餘見越滅吳

十四年齊簡公之在魯也闚止有寵焉及即位使

齊簡公之在魯也闚止有寵焉及即位使

爲政。陳成子憚之。驟顧諸朝。諸御執言於公曰：「陳闕不可並也。君其擇焉。」弗聽。子我夕。陳逆殺人。逢之。遂執以入。陳氏方睦。使疾而遺之。潘沐備酒肉。馬饗守囚者。醉而殺之。而逃。子我盟諸陳於陳宗。初，陳豹欲爲子我。臣使公孫言已。已有喪而止。既而言之曰：「有陳豹者，長而上僂，望視事。君子必得志，欲爲子我。吾憚其爲人也。」故緩以告。子我曰：「何害？是其在我也。」使爲臣。他日，與之言政。說遂有寵。謂之曰：「我盡逐陳氏而立女。」若何？對曰：「我遠於陳氏矣。且其違者，不過數人。何盡逐焉？」遂告陳氏。子行曰：「彼得君，弗先必禡。」

子行舍於公宮。夏五月壬申，成子兄弟四乘如公。公我在幄，出逆之。遂入，閉門。侍人禦之。子行殺侍人。公與婦人飲酒于檀臺。成子遷諸寢。公執戈將擊之。大史子餘曰：「非不利也。將除害也。」成子出舍于庫。聞公猶怒，將出。曰：「何所無？君子行，抽劔曰：『需事之賊也。』誰非陳宗所不殺？子者有如陳宗，乃止。」子我歸，屬徒攻闈與大門，皆不勝。乃出。陳氏追之，失道於弇中。適豐丘。豐丘人執之，以告。殺諸郭關。成子將殺大陸子方。陳逆請而免之。以公命取車於道。及郟，衆知而東之。出雍門。陳豹與之車。弗受。曰：「逆爲余請，豹與余車。余

有私焉。事子我。而有私於其讎。何以見魯衛之士。東郭賈奔衛。庚辰。陳恒執公于舒州。公曰。吾早從鞅之

言。不及此。六月甲午。齊陳恒弑其君壬于舒州。悼公

壬立。是為簡公。闕止。字子我。時政在陳氏。而任止。故田常心不安。而顧之。數成子。田常諡鞅。齊大夫擇擇

一而任。又。夕視事。逆陳宗。字子行。殺人于途。止逢而執之。陳氏欲謀齊國。故陸使逆詐病。因內潘沐。并內

酒肉。潘米汁。可以沐頭。逆得饗醉守者。殺之。而逃。失逆。懼其為變。故盟之。豹亦陳宗公孫。止友。言已。求介

望陽。得志。得止之志。憚憚其多詐。遠疏遠。違不從也。目止。既寵豹。欲用以代陳氏之執政者。豹既婉言以辭。

復以其意告陳氏。逆遂謀先事殺之。禍子。謂田常也。舍隱也。逆始隱於族。既又隱於宮。成子兄弟凡八人。

昭子。莊簡子。齒。宣子。夷。穆子。安。廩。丘子。意。茲。芒。子。盈。惠子。得。二人。共一乘。田世家言兄弟四人。一人一乘。今不可考。幄。帳也。聽政之所。止見陳氏出迎之。成子

既入。反閉門。不納。止。逆素在內。故得殺其侍人。檀。臺內宮。臺。成子使公居正寢。欲挾以令眾也。公怒其作

亂。故擊之。子餘亦陳氏黨。飾言為公除害。成子舍於庫。以公怒。欲出避。逆脅番之。其弑君之謀已決於此。

子我不得入。歸家。聚徒眾。攻公門。亦欲得公也。再不勝。奔而被殺。闈。宮中小門。大門。公門。奔中。狹路。豐丘。

陳氏邑。郭。闈。齊闈名。大陸子方。一名郭東賈。子我臣。田氏欲殺之。獲免。矯以公命。取道中行人車。而齊地。

眾知其矯命。奪而逐之。東。雍門。齊城門。逆為請。豹與車。見陳氏務施。而子方弗受。車亦以義拒也。陳恒。即

成子。公臨難。而悔不誅之。舒州地。關。其後三傳。至康公。田恒之。曾孫和。竟遷之於海上。篡齊為諸侯。

自田氏篡齊。六卿分晉。三桓專魯。公羊遂謂春秋譏世卿。而孟子云。仕者世祿。於是儒者有世祿。不世官

之說。馬。愚。以為非也。古者天子諸侯大夫皆以德為之。殺各保。姓受氏。以守宗祧。故曰天子建國。諸侯立

家。豈有天子諸侯世。而大夫獨不世者乎。且封國土地。有有限。官於朝者。既有常祿。而仕者之子孫。日繁。安

得。以無限之祿。給之。大率權之所在。未有不為患者。人君。惟務脩德。以固天命。秉正道。以任忠良耳。其祚

春秋左傳屬事卷之十三
之脩短。聖人有不能自必者。何至因事察形。曲設疑防。猜阻逆。為備患計。以自固乎。其位耶。觀其君皆庸暗。滔淫。為臣所制。并自啓亂門。而濟之者。弘多。跡田氏。至景公時。其勢成矣。晏子每事陳誨。既已深切。景不惟不從而且廢嫡立庶。以遂其謀。高國之望也。皆惜焉。而從於和。鮑復二三其間。以自殞斃。與前之崔慶。樂高。皆相率為之。驅除焉。且弒悼而立簡。簡身乎。其憾。畧無嫉忌之心。任闞止一愚人。與之並事。皆天閉其衷。而相趨於亡也。哀夫。豈大公之烈。至是而盡也哉。假卿不世。國其能以永存乎。緣公羊學。極尊漢武時。適霍氏王氏世。顯漢柄。魏相劉向。因盛述公羊之說。以動主聽。而王氏卒以篡漢。其說遂為至允。蓋援此專論漢事。與為後哀世慮。因當而聖人之意。實不爾也。愚恠世儒好附會前說。更參己意。以緣飾之。其說似美而不可行也。故為之辨。

春秋左傳屬事卷之十三終

春秋左傳屬事卷之十四

吳郡後學傅遜纂并註評

宋

殤公之弒

隱公三年秋。宋穆公疾。召大司馬孔父而屬殤公焉。曰。先君舍與夷而立寡人。寡人弗敢忘。若以大夫之靈。得保首領以沒。先君若問與夷。其將何辭以對。請子奉之以主社稷。寡人雖死。亦無悔焉。對曰。羣臣願奉馮也。公曰。不可。先君以寡人為賢。使主社稷。若棄德不讓。是廢先君之舉也。豈曰能賢。光昭先君之令。

德可不務乎。吾子其無廢先君之功。使公子馮出居於鄭。八月庚辰，宋穆公卒，殤公即位。君子曰：宋宣公可謂知人矣。立穆公，其子饗之，命以義夫。商頌曰：殷受命咸宜，百祿是荷。其是之謂乎。孔父名嘉，孔子之六世祖也。先君穆公兄宣公與夷，宣公子，即所屬殤公也。馮，穆公子，後為莊公。穆公以先君以舉賢為功，若不立其子，是不賢而廢其功，使馮出鄭，辟殤公也。詩頌言殷湯武丁受命皆以義，故任荷天下之百祿。宣公帥義而行，故使殤公荷此祿。殷禮有兄弟相及，不必傳子孫，宋其後也。故指稱商頌。

四年春，衛州吁弒桓公而立，使告於宋曰：君若伐鄭，以除君害，君為主，敝邑以賦，與陳蔡從，則衛國之願也。宋人許之。故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圍其東門，五日而還。秋，諸侯復伐鄭。諸侯之師敗鄭徒兵，取其禾而還。害謂子馮，殤公忌馮在鄭，故欲為之亂。

五年秋，宋人取邾田，邾人告於鄭曰：請君釋憾於宋，鄭人以王師會之。伐宋，入其郛，以報東門之役。郭也。詳見隱冬。宋人伐鄭，圍長葛，以報入郛之役也。葛，鄭邑，今河南長葛縣。

六年秋，宋人取長葛。七年秋，宋及鄭平。七月庚申，盟于宿。宿，小國。八年春，齊侯將平宋，衛有會期，宋公以幣請於衛，請

齊侯將平宋，衛有會期，宋公以幣請於衛，請

先相見。衛侯許之。故遇於犬丘。夏，齊人卒。平宋衛於鄭。秋，會于溫，盟于瓦屋，以釋東門之役。禮也。犬丘，鄭地。瓦屋，周地。

九年夏，宋公不王。鄭伯以王命討之。伐宋。秋，鄭人以王命來告伐宋。詳見隱公攝國。

十年六月，公敗宋師于菅。鄭師入郟，入防。

秋，宋人衛人入鄭，蔡人從之，伐戴。八月，鄭伯圍戴，克之，取三師焉。九月，戊寅，鄭伯入宋。菅，宋地。郟，防。宋二邑。郟，詳後防。今山東金鄉縣西南舊有西防城，戴，小國。今為考城縣。以上從節。詳見桓王伐鄭。

十一年冬十月，鄭伯以虢師伐宋。壬戌，大敗宋師，以報其入鄭也。宋不告命，故不書。凡諸侯有命，告則書，不然則否。師出臧否，亦如之。雖及滅國，滅不告敗，勝不告克，不書於策。

桓公元年冬，宋華父督見孔父之妻於路，目逆而送之，曰：「美而豔。」華父督，宋戴公之孫也。色美曰豔。

二年春，宋督攻孔氏，殺孔父而取其妻。公怒，督懼，遂弑殤公。君子以督為有無君之心，而後動於惡，故先書弑其君。會于稷，以成宋亂。為賂故立華氏也。宋殤公立，十年十一戰，民不堪命。孔父嘉為司馬，督為犬

宰，故因民之不堪命，先宣言曰：「司馬則然，已殺孔父。」

公立，十年十一戰，民不堪命。孔父嘉為司馬，督為犬宰，故因民之不堪命，先宣言曰：「司馬則然，已殺孔父。」

宰，故因民之不堪命，先宣言曰：「司馬則然，已殺孔父。」

宰，故因民之不堪命，先宣言曰：「司馬則然，已殺孔父。」

而弑殤公召莊公於鄭而立之以親鄭以郕大鼎賂公齊陳鄭皆有賂故遂相宋公夏四月取郕大鼎於宋戊申納於大廟非禮也臧哀伯諫曰君人者將昭德塞違以臨照百官猶懼或失之故昭令德以示子孫是以清廟茅屋大路越席大羹不致粢食不鑿昭其儉也衮冕黻珽帶裳幅舄衡紱纁緹昭其度也藻率鞞鞶鞶厲游纓昭其數也火龍黼黻昭其文也五色比象昭其物也錫鸞和鈴昭其聲也三辰旂旗昭其明也夫德儉而有度登降有數文物以紀之聲明以發之以臨照百官百官於是乎戒懼而不敢易紀

律今滅德立違而寘其賂器於大廟以明示百官

官象之其又何誅焉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

寵賂章也郕鼎在廟章孰甚焉武王克商遷九鼎於

雒邑義士猶或非之而况將昭違亂之賂器於大廟

其若之何公不聽周內史聞之曰臧孫達其有後於

魯乎君違不忘諫之以德孔父前受命立殤公督懷

以發稷宋地立華氏立之使世其卿魯受賂黨賊貪

縱之甚十一戰俱前見本事內言公之數戰司馬使

然部鼎部本國宋滅之得其鼎今山東城武縣

東北有郕國城哀伯僖伯之子各違昭德以德存于

心故用外物昭之以示訓塞違閉塞邪違清廟肅然

清靜之稱山節藻梲復廟重檐刮楹達鄉反坫出尊

崇坫康圭疏屏備物盡文矣而少以茅飾故謂茅屋

大路玉路祀天車也錫樊纓十有再就建大常十有

赤火左傳專焉事

二苻而必結蒲為席置干其中以茵藉謂之越席大羹肉汁設之所以敬而不忘本禮之重者而不致五味之周禮小宗伯辨六案之名諸穀俱稱粢食餅也橋米一石春八斗口精不鑿不精也此四者皆以示儉衮畫衣也繪龍山華虫火宗彝天子有升龍無降龍上公無升龍冕冠也公自衮冕以下如王之服侯伯自鷩冕以下如公之服子男自毳冕以下如侯伯之服孤自希冕以下如子男之服卿大夫白玄冕以下如孤之服散帶同冕服稱帶他服稱鞞以蔽膝也天子備山火龍諸侯火以下卿大夫山士韎韁又君朱色大夫素士爵韋又天子直諸侯前後方大夫前方後挫角士前後正挺玉笏若今吏之持簿天子球玉諸侯象大夫以魚須文竹士竹本象又天子方正諸侯前詘後直大夫前詘後詘又大夫圭長三尺其餘二尺有六寸帶革帶也即繫鞞之帶博二寸衣下曰裳衮鷩裳四章毳希裳二章玄冕裳一章幅詩云邪幅在下舊註若今行膝者恐非亦無考鳥復履冕服赤鳥皮弁白鳥玄端黑鳥王后禕衣玄鳥夫人榆狄青鳥子男之妻闕狄赤鳥衡維冠者紕冠之垂者懸瑱之繩也君五色臣三色絃纓從下而上者天子

朱絃諸侯青絃紕冠上覆是皆尊卑各有所制度藻雜采絲繩之貫玉為冕旒者天子十二諸侯九上大七下大夫五士三率率同綬緝其帶也天子諸侯帶盡綵大夫腰後不綵士腰後及兩耳皆不綵鞞鞞同鞞通作琫上飾天子玉琫而珖珖而璆璆鞞紳帶也一名太帶厲大帶之垂者士三尺有司璆鞞紳帶也一名太帶厲大帶之垂者士三尺旌旗之游玉路十二游金路九游纓在馬膺前如索翬玉路纓十有二就金路纓九就是皆尊卑各有數火畫火龍畫龍白與黑謂之黼形若斧黑與青謂之黻其狀兩已相戾皆以文章明貴賤東青南赤西白北黑天玄地黃車服器械之有五色皆以象地五色方以示物不虛設必有所象其物皆象五色故以五色名之玄在赤黑之間非別色也故止言五錫在馬額鸞在鑣和在衡鈴在旂四者皆以金為之令動皆有鳴聲三辰日月星也是天之光明照臨天下故盡于旌旗象天之明也登降謂上下尊卑九鼎商所受夏九鼎武王克商乃營雒邑遷九鼎馬義士蓋伯夷之屬內史周大夫言能匡君于違為世規鑒臧氏當世昌于魯

文公十五年三月宋華耦來盟其官皆從之書曰宋司馬華孫貴之也公與之宴辭曰君之先臣督得罪於宋殤公名在諸侯之策臣承其祀其敢辱君請承命於亞旅魯人以為敏

古之盟會必備威儀崇質幣賓主以成禮為敬故傳曰卿行旅從春秋時率多不能備儀華孫能率其屬以從

古典所以敬事而自重使重而事敬則魯尊而禮篤故貴而不名耦華督魯孫也自以罪人子孫故不敢屈辱魯君對其宴會請以亞旅承命亞旅上大夫其副介也無故揚其先祖之罪

宋殤受國於其父而魯人以為敏君子所不與也

志殺其子諄惡極矣故假督以斃之而督亦死於亂兵之手然立馮之善不可泯也其子孫竟繁昌於宋天道於此誠不爽哉

閔公之弒

莊公十年夏六月齊師宋師次于郎公子偃曰宋師

不整可敗也宋敗齊必還請擊之公弗許自雩門竊

出蒙臯比而先犯之公從之大敗宋師于乘丘齊師

乃還

郎今屬魚臺縣乘丘今屬曹縣皆魯地偃魯大夫雩門南城門臯比虎皮

十一年夏宋為乘丘之役故侵我公禦之宋師未陳

而薄之敗諸鄆凡師敵未陳曰敗某師皆陳曰戰大

崩曰敗績得雋曰克覆而敗之曰取其師京師敗曰

王師敗績於某

鄆魯地山東昌邑縣境因釋書師之例敗謂設權譎以詐敵而取勝使彼

不能成陳或成陳而不得用則以獨敗為文若堅而有備兩敵相當成敗決於智力者曰戰師徒撓敗若

沮岸崩山喪其功績曰敗績雋若犬叔段之比才力足以服眾威權足以自固進非外寇退復狡壯若二

君然君克而勝之則但書所克之名覆謂威力兼備一軍皆被其掩覆以取為文王者無敵於天下非可

春秋左傳卷之十四
與戰者據春秋世有其事則不得不以秋宋大水公
立義故以自敗為文明天下莫之得校

使弔焉曰天作淫雨害於粢盛若之何不弔對曰孤

實不敬天降之災又以為君憂拜命之辱臧文仲曰

宋其興乎禹湯罪已其興也悖焉桀紂罪人其亡也

忽焉且列國有凶稱孤禮也言懼而名禮其庶乎既

而聞之曰公子御說之辭也臧孫達曰是宜為君有

恤民之心臧文仲名辰魯大夫悖勃同列國諸侯無凶則稱寡人言懼謂罪已名禮謂稱孤御

諡宋莊公子乘丘之役公以金僕姑射南宮長萬公右欸

孫生搏之宋人請之宋公靳之曰始吾敬子今子魯

囚也吾弗敬子矣病之金僕姑矢名南宮長萬宋大夫搏取也請請之還戲而相

媿曰靳萬因為已病

十三年秋宋萬弒閔公於蒙澤遇仇牧於門批而殺

之遇大宰督於東宮之西又殺之立子游羣公子奔

蕭公子御說奔亳南宮牛猛獲帥師圍亳冬十月蕭

叔大心及戴武宣穆莊之族以曹師伐之殺南宮牛

於師殺子游於宋立桓公猛獲奔衛南宮萬奔陳以

乘車輦其母一日而至宋人請猛獲於衛衛人欲勿

與石祁子曰不可天下之惡一也惡於宋而保於我

保之何補得一夫而失一國與惡而棄好非謀也衛

人歸之亦請南宮萬於陳以賂陳人使婦人飲之酒

春秋左傳卷之十四

而以犀革裹之比及宋手足皆見宋人皆醢之宋地

今河南歸德州境有蒙城批手批之子游宋公子蕭宋附庸今蕭縣毫宋邑歸德州境有毫城半萬之子猛獲其黨大心蕭大夫名戴武宣穆莊宋五公族其子孫桓公御說也乘車非兵車駕人曰輦宋去陳二百六十里一日至犀革至堅能破之見手足皆見萬多力也與猛獲并醢石祁衛大夫

昭公之弒

文公七年夏四月宋成公卒於是公子成爲右師公孫友爲左師樂豫爲司馬鱗曠爲司徒公子蕩爲司城華御事爲司寇昭公將去羣公子樂豫曰不可公族公室之枝葉也若去之則本根無所庇廕矣葛藟猶能庇其本根故君子以爲比况國君乎此諺所謂

庇焉而縱尋斧焉者也必不可君其圖之親之以德皆股肱也誰敢攜貳若之何去之不聽穆襄之族率國人以攻公殺公孫固公孫鄭於公宮六卿和公室樂豫舍司馬以讓公子卬昭公卽位而葬書曰宋人殺其大夫不稱名衆也且言非其罪也成莊公子友目夷子豫戴公玄孫曠桓公孫蕩桓公子御事華元父葛藟王風葛藟之篇取以喻兄弟九族之不可攜棄在國君尤當厚其公族使公室之有所庇也若藉其庇而乃縱尋斧以戕伐焉如諺所云必不可穆襄二公之子孫昭公所欲去者先公未發而作亂固鄭二子公黨在公宮故爲其所殺卬昭公弟讓以官和之也

八年 宋襄夫人襄王之姊也昭公不禮焉夫人因戴氏之族以殺襄公之孫孔叔公孫鍾離及大司馬

公子邛皆昭公之黨也。司馬握節以死，故書以官。司
城蕩意諸來奔，效節於府人而出。公以其官逆之，皆
復之，亦書以官，皆貴之也。襄夫人，昭公嫡祖母，華樂
皇皆戴族節，國之符信，握

之以死，效之而出，皆示不廢命也。效，猶致也。府人，掌
官契以治藏，意諸，蕩之孫，卿違從大夫，公賢其效節，
故以本官逆之。請，宋公復之。
司城官屬，悉來奔，故言皆復。

十一年秋，襄仲聘於宋，且言司城蕩意諸而復之。

十四年九月，宋高哀為蕭封人，以為卿，不義。宋公而

出，遂來奔。書曰：宋子哀來奔，貴之也。高哀為蕭封疆
之官，還為卿，以

宋公不義，出而待放，從放所來，故曰
遂，貴，貴其不食汗君之祿，避患速也。

十六年，宋公子鮑禮於國人，宋饑，竭其粟而貸之。

年自七十以上，無不饋詒也。時加羞珍異，無日不數

於六卿之門，國之材人無不事也。親自桓以下，無不

恤也。公子鮑美而豔，襄夫人欲通之而不可，乃助之

施。昭公無道，國人奉公子鮑以因夫人，於是華元為

右師，公孫友為左師，華耦為司馬，鱗矐為司徒，蕩意

諸為司城，公子朝為司寇。初，司城蕩卒，公孫壽辭司

城，請使意諸為之。既而告人曰：君無道，吾官近懼及

焉，弃官則族無所庇。子身之貳也，姑紆死焉。雖亡子

猶不亡族。既，夫人將使公田孟諸而殺之。公知之，盡

以寶行。蕩意諸曰：盍適諸侯。公曰：不能其大夫，至於

君祖母以及國人諸侯誰納我且既為人君而又為人臣不如死盡以其寶賜左右而使行夫人使謂司城去公對曰臣之而逃其難若後君何冬十一月甲寅宋昭公將田孟諸未至夫人王姬使帥甸攻而殺之蕩意諸死之書曰宋人弒其君杵臼君無道也文公即位使母弟須為司城華耦卒而使蕩虺為司馬

公子鮑昭公庶弟是為文公乘昭公無道而厚施於國以傾之羞進也數類造也桓鮑之曾祖襄夫人鮑嫡祖母不可以禮自防元督曾孫代公子成耦代公子卯朝代御事壽蕩之子意諸壽之子及禍及紆緩也

十七年春晉荀林父衛孔達陳公孫寧鄭石楚伐宋

討曰何故弒君猶立文公而還詳見楚穆王晉靈公爭伯

十八年冬宋武氏之族道昭公子將奉司城須以作

亂十二月宋公殺母弟須及昭公子使戴莊桓之族

攻武氏於司馬子伯之館遂出武穆之族使公孫師

為司城公子朝卒使樂呂為司寇以靖國人文公弒昭公故

武族導昭公子以作亂戴族華樂也莊族公孫師也桓族向魚鱗蕩也司馬子伯華耦也穆族黨武氏故并出樂呂戴

公之曾孫

宣公三年 宋文公即位三年殺母弟須及昭公子

武氏之謀也使戴桓之族攻武氏於司馬子伯之館

盡逐武穆之族武穆之族以曹師伐宋秋宋師圍曹報武氏之亂也此因圍曹而重叙前事

成公二年八月宋文公卒始厚葬用蜃炭益車馬始用殉重器備椁有四阿棺有翰檜君子謂華元樂舉

於是乎不臣臣治煩去惑者也是以伏死而爭今二子者君生則縱其惑死又益其侈是弃君於惡也何

臣之為蜃蛤類燒蜃為炭以瘞壙多埋車馬殉用人從葬重猶多也阿棟也四阿四角設棟注下翰旁飾檜上飾皆王禮煩亂惑蔽也縱惑如殺母弟之類何臣不成為臣也

桓族之亂

成公十五年秋八月葬宋共公於是華元為右師魚

石為左師蕩澤為司馬華喜為司徒公孫師為司城

向為人為大司寇鱗朱為少司寇向帶為大宰魚府

為少宰蕩澤弱公室殺公子肥華元曰我為右師君

臣之訓師所司也今公室卑而不能正吾罪大矣不

能治官敢賴寵乎乃出奔晉二華戴族也司城莊族

也六官者皆桓族也魚石將止華元魚府曰右師反

必討是無桓氏也魚石曰右師苟獲反雖許之討必

不敢且多大功國人與之不反懼桓氏之無祀於宋

也右師討猶有戍在桓氏雖亡必偏魚石自止華元

於河上請討許之乃反使華喜公孫師帥國人攻蕩

氏殺子山書曰宋殺其大夫山言背其族也魚石向
 為人鱗朱向帶魚府出舍於睢上華元使止之不可
 冬十月華元自止之不可乃反魚府曰今不從不得
 入矣右師視速而言疾有異志焉若不我納今將馳
 矣登丘而望之則馳騁而從之則決睢澨閉門登陴
 矣左師二司寇二字遂出奔楚華元使向戌為左師

老佐為司馬樂裔為司寇以靖國人時宋列卿具官

澤恃強陵上以為族禍澤意諸子字子山喜督玄孫

朱矐孫澤以公室為弱故檀殺文公子肥賴寵倚賴

其祿位元愧不能討罪而奔元與喜出戴公師出莊

公石澤為人朱帶府皆出桓公府恐元還討澤并及

其族石謂元畏桓族強不敢討大功謂合晉楚之成

劫楚子反以解宋圍無祀以罪大俱滅也向戌桓公

曾孫賢度必復立偏不盡也澤以公族害公室故經

於殺去族絕之石等五子以同族應罪故出舍元止

之以為禮睢水名五子不止元反府料元將拒已等

馳以速歸望之信亦騁以從澨水邊土壅水者決之

行水以絕其歸登陴以守老佐

戴公五世孫戊果用如石言

十八年夏六月楚子辛鄭皇辰同伐彭城納宋魚石
 向為人鱗朱向帶魚府焉以三百乘戍之而還書曰
 復入凡去其國國逆而立之曰入復其位曰復歸諸
 侯納之曰歸以惡曰復入宋人患之西鉏吾曰何也
 若楚人與吾同惡以德於我吾固事之也不敢貳矣
 大國無厭鄙我猶憾不然而收吾憎使贊其政以間
 吾釁亦吾患也今將崇諸侯之姦而披其地以塞夷

也。且事晉何為。晉必恤之。子辛。楚令尹。皇辰。鄭大夫。彭城。宋邑。本古大彭氏國。

今為南直隸徐州。時晉與吳通。而宋固事晉。故楚納其五叛臣於彭城。以偏宋。且以絕吳晉之道。經惡五臣。依阻大國。以兵威還。故書復入。傳因槩釋其例。其曰入者。謂本無位。國人迎立之。曰復歸者。本有位。其國逆之。曰歸者。謂諸侯以言語告請而納之。有位無位。同。曰復入者。謂身為戎首。稱兵入伐。害國殄民者也。此四條者。所以明內外之援。辨順逆之辭。通君臣取國有家之大例。西鉏吾。宋大夫。同惡。同憎。魚石等。鄙鄙。邑雖事之。如鄙邑。猶將憾我德。我乃非吾利。使贊政。謂用石等。使佐理政。崇長也。謂封魚石。披猶分也。夷庚。吳晉往來之要道。塞之。故懼。攜離也。言七楚所為不義。皆為吾用。且平日事晉。必將救我。

月。宋老佐華喜圍彭城。老佐卒焉。冬十一月。楚子重救彭城。伐宋。宋華元如晉告急。十二月。孟獻子會

於虛朶。謀救宋也。宋人辭諸侯。而請師以圍彭城。老佐。卒。故不克彭城。虛朶。地闕。宋不敢煩諸侯。但請其師。詳見晉悼公復伯

襄公元年春。己亥。圍宋彭城。非宋地。追書也。於是為宋討魚石。故稱宋。且不登叛人也。謂之宋志。彭城降

晉。晉人以宋五大夫在彭城者歸。寘諸瓠丘。彭城。時屬楚。故曰非宋。夫子治春秋。追繫之。宋登成也。不與石等。專邑叛君。亦以成宋志。瓠丘。晉地。垣曲縣。舊有壺丘亭。五臣叛君。復召外寇。以危宗國。窮諸侯之力。而後克之。即致之辟。夫豈過乎。而寘焉。何為。

子罕之賢

襄公六年春。宋華弱與樂轡少相狎。長相優。又相謗也。子蕩怒。以弓梏華弱於朝。平公見之。曰。司武而梏

也。子蕩怒。以弓梏華弱於朝。平公見之。曰。司武而梏

也。子蕩怒。以弓梏華弱於朝。平公見之。曰。司武而梏

也。子蕩怒。以弓梏華弱於朝。平公見之。曰。司武而梏

於朝難以勝矣。遂逐之。夏，宋華弱來奔。司城子罕曰：同罪異罰，非刑也。專戮於朝，罪孰大焉。亦逐子蕩。子

蕩射子罕之門，曰：幾日而不我從？子罕善之，如初。華弱

官司馬。樂轡，字子蕩，優調戲。楷，張弓以貫其頸。若械之在手。司武司馬言懦弱不勝其任。樂喜，字子罕，官

司城。幾日言不久。我從如我出亡也。如初如舊好也。子蕩既逐，國法已正，故不記其私忿。

十五年冬，宋人或得玉，獻諸子罕。子罕弗受。獻玉者

曰：以示玉人，玉人以為寶也，故敢獻之。子罕曰：我以

不貪為寶，爾以玉為寶，若以與我，皆喪寶也。不若人

有其寶，稽首而告曰：小人懷璧，不可以越鄉，納此以

請死也。子罕寘諸其里，使玉人為之攻之，富而後使

復其所。越鄉，恐為盜所害。請死，請免死。攻，治也。富，治之美也。

十七年冬，宋皇國父為大宰，為平公築臺，妨於農收。

子罕請俟農功之畢，公弗許。築者謳曰：澤門之皙，實

興我役。邑中之黔，實慰我心。子罕聞之，親執扑以行

築者，而扶其不勉者，曰：吾儕小人，皆有闔廬，以辟燥

濕寒暑。今君為一臺而不速成，何以為役？謳者乃止。

或問其故，子罕曰：宋國區區，而有詛有祝，禍之本也。

澤門，宋東城南門。皇國父，白皙而居近澤門，故曰澤門之皙。子罕，黑色而居邑中，故曰邑中之黔。扑，杖也。

闔，謂門戶閉塞。子罕恐以得衆而為君相所忌，且惡獨有善名，故分其謗。

二十九年夏，鄭子展卒。於是鄭饑而未及麥。子

皮以子展之命餼國人粟。宋司城子罕聞之曰鄰於善民之望也。宋亦饑請於平公。出公粟以貸。使大夫皆貸。司城氏貸而不書。為大夫之無者。貸宋無饑人。叔向聞之曰。鄭之罕。宋之樂。其後亡者也。二者其皆得國乎。民之歸也。施而不德。樂氏加焉。其以宋升降乎。子皮事詳見子產相鄭不書於策。泯其德也。得國掌國政也。以宋升降。隨宋以為興衰也。

華向之亂附元公之立

襄公十七年冬。宋華閱卒。華臣弱。臯比之室使賊殺其宰。華吳賊六人。以鉞殺諸盧門。合左師之後。左師懼曰。老夫無罪。賊曰。臯比私有討於吳。遂幽其妻曰。

畀余而大璧。宋公聞之曰。臣也。不唯其宗室是暴。大亂宋國之政。必逐之。左師曰。臣也。亦卿也。大臣不順國之耻也。不如蓋之。乃舍之。左師為已短策。苟過華臣之門。必騁。十一月甲午。國人逐瘠狗。瘠狗入於華臣氏。國人從之。華臣懼。遂奔陳。臣。閱之弟。臯比。閱之子。弱。侵。易之。鉞。劔屬。

盧門。宋城門。合。向。戌。邑。後。屋。後。賊。既。殺。吳。而。復。幽。吳。妻。以。取。其。璧。宋。公。欲。討。之。以。正。國。法。左。師。以。國。有。逆。臣。為。耻。故。姑。蓋。之。既。自。悔。其。失。討。而。惡。之。深。故。欲。速。過。其。門。瘠。狂。也。臣。心。內。懼。見。逐。瘠。而。驚。走。

二十六年 初宋芮司徒生女子。赤而毛。弃諸堤下。

共姬之妾。取以入。名之曰弃。長而美。平公入夕。共姬與之食。公見弃也。而視之。尤姬納諸御。嬖生佐惡。而

婉。大子痤美而很。合左師畏而惡之。寺人惠牆伊戾為大子內師而無寵。秋楚客聘於晉。過宋。大子知之。請野享之。公使往。伊戾請從之。公曰。夫不惡女乎。對曰。小人之事君子也。惡之不敢遠。好之不敢近。敬以待命。敢有貳心乎。縱有共其外。莫共其內。臣請往也。遣之。至則欲用牲。加書徵之。而騁告公曰。大子將為亂。既與楚客盟矣。公曰。為我子。又何求。對曰。欲速。公使視之。則信有焉。問諸夫人。與左師。則皆曰。固聞之。公囚大子。大子曰。唯佐也。能免我。召而使請。曰。日中不來。吾知死矣。左師聞之。聒而與之語。過期。乃縊而死。佐為大子。公徐聞其無罪也。乃亨伊戾。左師見夫

人之步馬者。問之。對曰。君夫人氏也。左師曰。誰為君夫人。余胡弗知。圍人歸。以告夫人。夫人使饋之錦與馬。先之以玉。曰。君之妾弃。使其獻。左師改命曰。君夫人。而後再拜稽首受之。丙司徒。宋大夫。共姬。宋伯姬。謚平公。共姬子。又。暮見也。左

甚也。佐。元公。貌惡而心順。痊。大子名。貌美而心很。合左師名。向戌。惠牆。伊戾。寺人姓名。夫發語。伊戾失寵而怨。欲乘楚客構讒以害大子。故假美言以從。為內師。故曰共內。乃拙地為飲。置牲。加盟書。詐作盟處。為太子反徵。欲速得公位。夫人即弃。佐能免我。以其嫉也。聒。謹亂其耳。欲使失期。步馬習馬。先玉以玉為錦馬之先。改命。令使者改之。戌以弃非適。故始謬為不知。以俟其有獻於己。而後特以君夫人尊之。使自已出。曲以致其諛也。○戌稱賢臣。而於太子夫人之際。譎險如此。惡得為賢。

二十九年夏齊高子容與宋司徒見知伯女齊相禮
賓出司馬侯言於知伯曰二子皆將不免子容專司

徒侈皆亡家之主也知伯曰何如對曰專則速及侈
將以其力斃專則人實斃之將及矣子容高止字司
徒華定官知伯

荀盈女齊司馬侯也速及速
及於禍力斃力盡而自斃

昭公六年夏宋寺人柳有寵犬子佐惡之華合比曰

我殺之柳聞之乃坎用牲埋書而告公曰合比將納

亡人之族既盟於北郭矣公使視之有馬遂逐華合

比合比奔衛於是華亥欲代右師乃與寺人柳比從

為之徵曰聞之夕矣公使代之見於左師左師曰女

夫也必亡女喪而宗室於人何有人亦於女何有詩

曰宗子維城毋俾城壞毋獨斯畏女其畏哉有寵有
寵於平

公坎牲書詐為盟處即伊戾故智亡人華臣亥合比
弟代代比為右師以夫呼賤之也言于親且然則必

奔人而人亦奔女詩大雅言宗子之固若城毋使
宗室衰落若城之墮壞城壞則蕃屏皆壞可畏也

十年冬十二月宋平公卒初元公惡寺人柳欲殺之

及喪柳熾炭於位將至則去之比葬又有寵熾炭以
濕地易

之使公坐其處始惡今寵見元公好惡無常○此云
無常後云多私前謂之婉何居淫亦豈真很者哉

十二年夏宋華定來聘通嗣君也公享之為賦蓼蕭

弗知又不荅賦昭子曰必亡宴語之不懷寵光之不

宣令德之不知同福之不受將何以在宋元公新立
故來聘蓼蕭

春秋左傳卷之十四
詩小雅義取燕笑語方是以有譽處方樂與定燕語也又曰既見君子為龍為光欲以寵光賓也又曰宜兄宜弟令德壽凱言賓有令德可以壽祭也又曰和鸞雍雍萬福攸同言欲其賓同福祿也定皆惜馬故昭子云云

十八年六月邾人藉稻邾人襲邾邾人將閉門邾人羊羅攝其首焉遂入之盡俘以歸邾子曰余無歸矣

從帑於邾邾莊公反邾夫人而舍其女邾姪姓國也其君自出藉

稻蓋履行之羊羅邾人攝首斬得閉門者頭舍止也

十九年邾夫人宋向戌之女也故向寧請師二月

宋公伐邾圍蟲三月取之乃盡歸邾俘夏邾人鄆人

徐人會宋公乙亥同盟於蟲寧戊子蟲邾邑○寧以私戚而君為之興師伐

國亦已橫矣

二十年春王二月己丑日南至梓慎望氛曰今茲宋

有亂國幾亡三年而後弭蔡有大喪叔孫昭子曰然

則戴桓也汰侈無禮已甚亂所在也氛氣也梓慎魯日官戴族華氏

桓族向氏宋元公無信多私而惡華向華定華亥與向寧

謀曰亡愈於死先諸華亥偽有疾以誘羣公子公子

問之則執之夏六月丙申殺公子寅公子御戎公子

朱公子固公孫援公孫丁拘向勝向行於其廩公如

華氏請馬弗許遂劫之癸卯取大子欒與母弟辰公

子地以為質公亦取華亥之子無感向寧之子羅華

春秋左傳卷之十四

定之子啓與華氏盟以為質先諸先公殺已而作亂也寅等八子皆公黨樂

景公名辰地皆元公弟秋宋華向之亂公子城公子忌樂舍司

馬彊向宜向鄭楚建郟甲出奔鄭其徒與華氏戰於

鬼閭敗子城子城適晉華亥與其妻必盟而食所質

公子者而後食公與夫人每日必適華氏食公子而

後歸華亥患之欲歸公子向寧曰唯不信故質其子

若又歸之死無日矣公請於華費遂將攻華氏對曰

臣不敢愛死無乃求去憂而滋長乎臣是以懼敢不

聽命公曰子死亡有命余不忍其詢冬十月公殺華

向之質而攻之戊辰華向奔陳華登奔吳向寧欲殺

大子華亥曰干君而出又殺其子其誰納我且歸之

有庸使少司寇輕以歸曰子之齒長矣不能事人以

三公子為質必免公子既入華輕將自門行公遽見

之執其手曰余知而無罪也入復而所城平公子舍

戊子建楚之亡大子即甲小邾穆公子與忌彊等八

子皆公黨避難奔其徒與華氏戰鬼閭宋地今河

南西華縣境子城為華氏所敗別走至晉費遂大司

馬雖華氏族頗忠於公滋益也恐殺大子益惡詢耻

也華亥向寧華定俱奔陳登費遂子黨華向獨奔吳

有庸歸太子可以為功也輕華亥庶兄質信也使以

三子歸公明不叛之信公果復其官而汝也

二十一年 宋華費遂生華貍華多僚華登貍為少

司馬多僚為御士與貍相惡乃譖諸公曰貍將納亡

人亟言之。公曰：司馬以吾故亡其良子，死亡有命，吾不可以再亡之。對曰：君若愛司馬，則如亡，死如可逃，何遠之有？公懼，使侍人召司馬之侍人，宜僚飲之酒，而使告司馬。司馬嘆曰：必多僚也。吾有讒子，而弗能殺，吾又不死，抑君有命，可若何？乃與公謀，逐華貍。將使田孟諸而遣之。公飲之酒，厚酬之，賜及從者。司馬亦如之。張勾尤之，曰：必有故。使子皮承宜僚以劍而訊之。宜僚盡以告。張勾欲殺多僚。子皮曰：司馬老矣，登之謂甚，吾又重之，不如亡也。五月丙申，子皮將見司馬而行，則遇多僚御司馬而朝。張勾不勝其怒，遂

與子皮曰：任鄭翩殺多僚，劫司馬以叛，而召亡人壬寅。華向入，樂大心、豐愆、華恮、禦諸橫，華氏居盧門以南。南里叛。六月庚午，宋城舊廓及桑林之門而守之。華

等既奔國，暫寧，多僚後為讒，以致大亂。亡人華亥等司馬費遂，良子謂登，交僚以公不恐，故言使亡可以逃死，勿慮其遠，以危動公。公因告司馬，使逐貍。張勾華貍，臣尤怪，賜之厚。子皮，貍字，以劍劫之也。訊問也。貍謂前登亡已甚，傷父心，不肯殺多僚，以重之。既而遇於道，勾等忿發，殺之，遂劫父以叛。而召亥等入。至與君分國而爭，任翩亦貍家臣，大心等三子。公臣橫宋地，盧門，宋東南門，南里，城內里名。舊廓，故城也。桑林，城名。冬十月，華登以吳師救華氏，齊烏枝鳴戍宋廚。人濮曰：軍志有之，先人有奪人之心，後人有待其衰，盍及其勞且未定也。伐諸若入而固，則華氏眾矣。悔

無及也。從之。丙寅，齊師、宋師敗吳師於鴻口，獲其二帥公子苦雒、偃州員。華登帥其餘以敗宋師。公欲出，廚人濮曰：「吾小人可藉死而不能送亡君，請待之。」乃之曰：「國亡君死，二三子之耻也。豈專孤之罪也？」齊烏枝鳴曰：「用少莫如齊致死，齊致死莫如去備，彼多兵矣，請皆用劍從之。」華氏北，復即之。廚人濮以裳裹首而荷以走，曰：「得華登矣。」遂敗華氏于新里。翟僕新居于新里，既戰，說甲于公而歸。華姪居于公里，亦如之。
登前奔吳，故以其師至。烏枝鳴，齊大夫，助宋守濮。宋廚邑大夫，鴻口，宋地在河南，歸德州境。舊有鴻口亭。

苦雒，偃州員，吳二帥，藉死，借以死難。送亡，送君出也。請待，待復戰，決勝負。徽，幟也。揚門，宋東門，備長兵也。前吳師既敗，而登帥其餘，猶能敗宋師，素有智勇，為諸叛所伏，故濮佯為得登首，以奪其心。新里，華氏所居。翟僕，宋士。華姪，華氏族。一居華氏地而助公戰。一居公里而助華氏。傳言古之為軍，不咎小忿。
十一月癸未，公子城以晉師至。曹翰、胡會、荀吳、齊苑、何忌、衛公子朝救宋。丙戌，與華氏戰於赭丘。鄭翩願為鶴，其御願為鶩。子祿御公子城，莊厘為右。于驥御，呂封人華豹，張匄為右。相遇，城還。華豹曰：「城也。」城怒而反之。將注，豹則闕矣。曰：「平公之靈，尚輔相余。」豹射出其閒，將注，則又闕矣。曰：「不狎鄙。」抽矢，城射之。殪。張匄抽矢而下，射之，折股。扶伏而擊之，折軫。又射之，死。

干欒請一矢。城曰：余言汝於君，對曰：不死，伍乘軍之大刑也。干刑而從子，君焉用之？子速諸，乃射之。殪。大

敗華氏，圍諸南里。華亥搏膺而呼，見華貍曰：吾為欒氏矣。貍曰：子無我廷，不幸而後亡，使華登如楚乞師。

華貍以車十五乘，徒七十人，犯師而出，食於睢上，哭而送之，乃復入。楚遠越帥師將逆華氏，大宰犯諫曰：

諸侯唯宋事其君，今又爭國釋君而臣是助，無乃不可乎？王曰：而告我，也。後既許之矣。

會晉齊衛之師於宋，楮丘與華氏戰，鄭駟本貍臣，鶴鷺皆陳名，子祿城莊，厲公臣，下欒豹，白華氏黨，遇而還，城怒豹呼已，故反戰，城注矢，豹已關弓，平公城之，父間，城祿之，間，城將注，而豹又關，城言不與我更相

射是為鄙狎，更也。豹抽矢不射，城一發殪之，及長丈二，在車傍，句見豹死，事急，抽之而下，城復射折其股，句，匍匐折城之車軫而死，欒請矢以死，城欲言於君，活之，欒志死於戰，陳以苟生者，干刑而宜見奔於君，乃射之，死於是，華氏大敗，城之功也，伍行伍，乘車乘

皆陳也，欒盈復入作亂而死，故亥以自比，廷，誰也。貍言已猶能害宋，不幸方奔亡，何至如欒氏而以誰我，遂以車徒犯公師，送登求救於楚，復入南里，犯楚太

宰名，深諫，楚王助亂，王以先許卒救之時，衛有齊豹之亂，三家益專魯政，故犯云爾。

二十二年春，楚遠越使告於宋曰：寡君聞君有不令之臣，為君憂無寧，以為宗羞，寡君請受而戮之。對曰：

孤不佞，不能媚於父兄，以為君憂，拜命之辱，抑君臣日戰。君曰：余必，臣是助，亦唯命。人有言曰：唯亂門之無過，君若惠，保敝邑，無亢不衷，以獎亂人，孤之望也。

唯君圖之。楚人患之。諸侯之戍謀曰：若華氏知困而致死，楚耻無功而疾戰，非吾利也。不如出之，以為楚功。其亦無能為也。已。救宋而除其害，又何求？乃固請出之。宋人從之。已。已。宋華亥、向寧、華定、華貜、華登、皇奄傷皆臧。士平出奔楚。宋公使公孫忌為大司馬，邊邛為大司徒，樂祁為司城，仲幾為左師，樂大心為右師，樂輓為大司寇。以靖國人。越本將兵逆華氏，故使於宋以請之，無寧寧也。

華向，公族，故稱父兄。亢，庇也。獎，助也。楚言華氏亂，為宗族羞，蓋遜詞為之，求免而宋以義拒之，故患諸侯之戍，乃畏而請出之。諸叛得生奔于楚，忌代華費遂邛。平公曾孫代華定，祁子罕孫幾，仲江孫代向寧。大心代華亥，輓子罕孫。

二十五年十一月，宋元公將為公故，如晉。夢大子欒即位於廟，已與平公服而相之。旦召六卿，公曰：寡人不佞，不能事父兄，以為二三子憂寡人之罪也。若以羣子之靈，獲保首領以歿，唯是楸柎所以藉幹者，請無及先君。仲幾對曰：君若以社稷之故，私降昵宴，羣臣弗敢知。若夫宋國之法，死生之度，先君有命矣。羣臣以死守之，弗敢失隊。臣之失職，常刑不赦。臣不忍其死，君命祇辱。宋公遂行。已亥，卒於曲棘。時昭公遜齊，故如晉。

請納公，平公。元公，公父。公以夢為死兆，故命羣臣楸柎棺中。斂，牀也。幹，骸骨也。無及，欲自貶損。昵，近也。降，昵宴。謂降損聲樂飲食之常，祇辱言命必不行。適，自辱也。曲棘，今河南杞縣有曲棘里。

二十六年春王正月葬宋元公如先君禮也善違命以合禮

桓魋之亂 附樂大心之亡

昭公二十五年春叔孫婁聘于宋桐門右師見之語

卑宋大夫而賤司城氏昭子告其人曰右師其亡乎

君子貴其身而後能及人是以有禮今夫子卑其大

夫而賤其宗是賤其身也能有禮乎無禮必亡叔孫婁

昭子右師樂大心官居桐門司城樂氏之大宗卑賤謂其才德薄婁云唯禮可以貴身貴身故尚禮有禮而後存今大心反之自亡之道也

○夏會于黃父趙簡子令諸侯

之大夫輸王粟宋樂大心曰我不輸粟我於周為

客若之何使客晉士伯曰自踐土以來宋何役之不

會而何盟之不同曰同恤王室子馬得辟之子奉君

命以會大事而宋背盟無乃不可乎右師不敢對受

牒而退士伯告簡子曰宋右師必亡奉君命以使而

欲背盟以干盟主無不祥大馬輸王粟為王朝之亂為客

二王後為周賓客也牒簡牒於時出人粟之數也無不祥大馬言不祥無大於此者

定公九年春宋公使樂大心盟于晉且逆樂祁之尸

辭偽有疾乃使向巢如晉盟且逆子梁之尸子明謂

桐門右師出曰吾猶衰絰而子擊鐘何也右師曰喪

不在此故也既而告人曰已衰絰而生子余何故舍

鐘子明聞之怒言於公曰右師將不利戴氏不肯適

晉將作亂也。不然無疾，乃逐桐門右師。前樂祁使晉，被執卒於晉。

宋公使大心逆其子，事見晉失諸侯。單向戌，魯孫子。梁祁宇，子明祁之子，溷也。大心亦戴氏子，明族父。本與同居，古者同族居，有南北宮、東西宮。子明忿其不

逆父喪，因責擊鐘宴樂，無同族之義，故欲別之。使出大心以子明在喪生子，無憂感心，而乃責同族以宴樂，故愈怒，譖而逐之。

十年秋，宋公子地嬖蘧富獵，十一分其室，而以其五

與之。公子地有白馬四，公嬖向魋，魋欲之。公取而朱

其尾鬣以與之地，怒使其徒扶魋而奪之。魋懼將走

公，閉門而泣之，目盡腫。母弟辰曰：子分室以與獵也，

而獨卑魋，亦有頗焉。子為君禮，不過出竟，君必止子。

公子地出奔陳，公弗止。辰為之請，弗聽。辰曰：是我廷

吾兄也，吾以國人出，君誰與處？冬，母弟辰暨仲佗

驅出奔陳。地，景公弟蘧富獵地。家臣向魋，司馬辰地也。佗，仲幾子。驅，褚師段子。皆宋卿眾之所望，故言國人。

十一年春，宋公母弟辰暨仲佗、石彊、公子地入于蕭。

以叛。秋，樂大心從之，大為宋患。寵向魋故也。蕭，宋邑。宋公寵

不義以

致國患

十五年夏，鄭罕達敗宋師于老丘。齊侯、衛侯次于蘧

擘，謀救宋也。罕達，子蘧之子。老丘，今屬陳留縣。宋公子地奔鄭，鄭人為之伐宋，欲取地以

處之。蘧擘，即渠蒞次，欲救不果。

哀公十一年冬，衛大叔疾出奔宋，疾臣向魋納美珠。

馬與之城鉏。宋公求珠。魋不與。由是得罪。臣向魋疾為向魋之

十二年。宋鄭之間有隙地焉。曰彌。作頃丘。王暢。岳

戈。錫。子產與宋人為成。曰。勿有是。及宋平元之族。自

蕭奔鄭。鄭人為之城岳。戈錫。九月。宋向巢伐鄭。取錫。

殺元公之孫遂。圍岳。十二月。鄭罕達救岳。丙申。圍宋

師。彌作等六邑皆隙地。成約也。勿有是。俱棄之也。平元族仲佗。石彊等。鄭城三邑以處之。向巢以鄭背

信而獎其叛人。故伐之。元公孫亦叛黨。岳二族所在也。

十三年春。宋向魋救其師。鄭子賸使徇曰。得桓魋者

有賞。魋也。逃歸。遂取宋師于岳。獲成。謹郟延。以六邑

為虛。子賸罕達字。魋救被圍之師。為鄭所怖而逃。師為鄭取。二帥見獲。成謹郟延。二帥名。虛不有也。

十四年夏。宋桓魋之寵害於公。公使夫人驟請享焉。

而將討之。未及。魋先謀公。請以鞶易薄。公曰。不可。薄

宗邑也。乃益鞶七邑。而請享公焉。以日中為期。家備

盡往。公知之。告皇野曰。余長魋也。今將禍余。請即救

司馬子仲曰。有臣不順神之所惡也。而況人乎。敢不

承命。不得左師。不可。請以君命召之。左師每食擊鐘。

聞鐘聲。公曰。夫子將食。既食。又奏。公曰。可矣。以乘車

往。曰。迹人來告曰。逢澤有介麋焉。公曰。雖魋未來。得

左師。吾與之田。若何。君憚告子野曰。嘗私焉。君欲速

故以乘車逆子。與之乘。至。公告之。故拜不能起。司馬曰。君與之言。公曰。所難子者。上有天。下有先君。對曰。魁之不共。宋之禍也。敢不唯命是聽。司馬請瑞馬。以命其徒。攻桓氏。其父兄故。臣曰。不可。其新臣曰。從吾君之命。遂攻之。子頎駢而告桓司馬。司馬欲入子車止之。曰。不能事君。而又伐國。民不與也。祇取死焉。向魁遂入於曹。以叛。六月。使左師巢伐之。欲質大夫。以入馬。不能。亦入於曹。取質。魁曰。不可。既不能事君。又得罪於民。將若之何。乃舍之。民遂叛之。向魁奔衛。向巢來奔。宋公使止之。曰。寡人與子有言矣。不可以絕。

向氏之祀。辭曰。臣之罪大。盡滅桓氏。可也。若以先臣之故。而使有後。君之惠也。若臣則不可以入矣。司馬牛致其邑。與珪馬。而適齊。向魁出於衛地。公文氏攻之。求夏后氏之璜馬。與之他玉。而奔齊。陳成子使為次卿。司馬牛又致其邑馬。而適吳。吳人惡之。而反趙簡子。召之。陳成子亦召之。卒於魯。郭門之外。阮氏葬諸丘輿。魁恃寵驕盈。故為公害。夫人景公母。使之數請丘輿。請享於魁。示親愛。使不思也。將討之。而未發。魁謀先公。鞏。魁邑薄。公邑欲因易邑。享公。作亂。宗邑宗廟所在。故不與。而益以他邑。享公。為喜於受賜。備甲兵之備。皇野官。司馬字子仲。長。長育之。請即救。欲其協謀。以討魁也。左師。魁兄。向巢也。奏。奏樂。迹人。主迹禽獸者。逢澤。在今開封府城東北。一名蓬池。介大也。公曰。子仲稱公命也。難以戲遊。煩大臣。故憚。嘗

春秋左傳卷之十四
試也。使之言。使公與要誓也。公言難不及子。因指天與先君為誓。瑞符節以發兵。雖本桓氏司馬故臣。黨雖者。新臣唯君命是從。子頑。雖弟。桓司馬。即雖也。欲入。入攻公。子車亦。雖弟。曹故國時入宋。故雖據之。巢不能克。雖恐公怒。欲得國大夫為質。以入國。不得。亦入曹。劫曹人子弟。而質之。以自固。雖乃以重得罪於民。舍曹子弟。曹遂叛。巢。雖俱奔牛。雖弟。孔子弟子。珪守邑符信。公文氏。衛大夫。璜。寶玉也。牛義不與。雖同國。轉徙而卒。阮氏。魯人。丘。與在。今山東泰安州境。舊有輿城。詳其卒葬。愍賢者失所。○景公念向戍之賢。不絕其祀。召牛而復之。不亦稱乎。而使之死於二也。意。

景公滅曹

哀公七年秋。宋人圍曹。鄭桓子思曰。宋人有曹。鄭之患也。不可以不救。冬。鄭師救曹。侵宋。初。曹人或夢衆君子立於社宮。而謀亡曹。曹叔振鐸請待公孫彊許。

之。旦而求之。曹無之。戒其子曰。我死。爾聞公孫彊為政。必去之。及曹伯陽即位。好田弋。曹鄙人公孫彊好弋。獲白鴈。獻之。且言田弋之說。說之。因訪政事。大說之。有寵。使為司城。以聽政。夢者之子。乃行彊言。霸說於曹伯。曹伯從之。乃背晉而好宋。宋人伐之。晉人不救。築五邑於其郊。曰。黍丘。揖丘。大城。鍾邗。曹。今山東曹州。子

思。子產之子。國參也。謚桓。振鐸。曹始祖。霸說。求霸之說。築。曹築之。

八年春。宋公伐曹。將還。褚師子肥殿。曹人詬之。不行。師待之。公聞之。怒。命反之。遂滅曹。執曹伯。及司城彊。以歸。殺之。子肥。宋大夫。詬。詈辱也。不行。殿。師止也。殺陽及彊。終其人之夢。

大尹亂政

哀公十七年冬。宋皇瑗之子麋。有友曰田丙。而奪其兄鄭般邑以與之。鄭般愠而行。告桓司馬之臣子儀。克子儀克適宋。告夫人曰。麋將納桓氏。公問諸子仲。初子仲將以杞妣之子非我。為子麋。曰。必立伯也。是良材。子仲怒弗從。故對曰。右師則老矣。不識麋也。公執之。皇瑗奔晉。召之。瑗。宋右師。麋其子。田丙。麋友。鄭般。麋兄。前雅亂。子儀克在下邑。不與。故在為鄭般。潛麋將納。麋等子仲。皇野也。為子以非我。為嫡嗣。杞妣子仲妻伯非我兄。弗從。不從麋言。為是怒。言右師老。不能為亂。麋則不可保。公於是執麋。還瑗。十八年春。宋殺皇瑗。公聞其情。復皇氏之族。使皇緩

為右師

言宋景公無常。緩。瑗從弟。

二十六年夏。宋景公無子。取公孫周之子得。與啓。高諸公宮。未有立焉。於是皇緩為右師。皇非我為大司馬。皇懷為司徒。靈不緩為左師。樂棧為司城。樂朱鉏為大司寇。六卿三族降聽政。因大尹以達。大尹常不告。而以其欲稱君命以令國人。惡之。司城欲去大尹。左師曰。縱之。使盈其罪。重而無基。能無敝乎。冬十月。公游于空澤。辛巳。卒于連中。大尹與空澤之士千甲。奉公自空桐入。如沃宮。使召六子曰。聞下有師。君請六子。晝六子至。以甲劫之。曰。君有疾病。請二三子盟。

乃盟于少寢之庭曰無為公室不利犬尹立啓奉喪
殯于大宮三日而後國人知之司城蔑使宣言于國
曰大尹惑蠱其君而專其利今君無疾而死死又匿
之是無他矣大尹之罪也得夢啓北首而寢於盧門
之外已為鳥而集於其上味加於南門尾加於桐門
曰余夢美必立大尹謀曰我不在盟無乃逐我復盟
之乎使祝為載書六子在唐孟將盟之祝襄以載書
告皇非我皇非我因子路門尹得左師謀曰民與我
逐之乎皆歸授甲使徇於國曰大尹惑蠱其君以陵
虐公室與我者救君者也眾曰與之大尹徇曰戴氏

皇氏將不利公室與我者無憂不富眾曰無別戴氏
皇氏欲伐公樂得曰不可彼以陵公有罪我伐公則
甚焉使國人施於大尹大尹奉啓以奔楚乃立得司
城為上卿盟曰三族共政無相害也

弟俱畜之而未適立懷非我從弟不緩子靈圍龜之
後茂樂溷之子朱錡樂輓之子三族皇靈樂也降和
同也大尹近官有寵者六卿因之以達於公常不告
公而假公命以行私故致惡甚謂德勢重而無德
以為之基必敗空澤宋邑連中館名千甲甲士千人
奉公奉公之尸空桐宋地在河南虞城縣境沃宮內
宮畫計策也大尹之罪言為所弑也盧門宋東南門
得未立而夢北首死象在門外失國也得為大鳥而
味尾加二門有國之祥故曰美桐門北門少寢盟但
以君命盟六卿大尹不與故曰不在盟唐孟宋地襄
祝名子路樂蔑得樂得左師不緩非我與之謀以我
為民所與可因逐之戴氏即樂氏無別惡其號令與

春秋左傳屬事卷之十四
君無別公。謂公室。施。施罪。
於大尹得立。果符其夢。

春秋左傳屬事卷之十四
終

